

日治時期臺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 島內外競賽表現

林丁國*

摘 要

「競爭」是體育運動的基本原則之一。臺灣近代體育運動是在日本統治之後才開始有系統性地實施，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究竟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體育運動的競技水準如何呢？而運動比賽不僅是單純的體能競技，有時亦被賦予許多運動場外的意涵，究竟臺灣地區運動員參與島內外競賽又具有何種特殊意義呢？若欲解答上述問題必須從參加比賽的成績和實際情況作觀察。依據臺灣體育協會在 1933 年針對全臺各體育運動團體所作調查，網球和棒球是日治時期最為盛行的運動項目，此兩項運動所成立的團體數量和從事的人口都是全島之最，平常亦最受報紙媒體矚目，不但定期在島內舉辦比賽，更每年選派代表隊赴日本參加全帝國性的賽事，堪稱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運動項目。故本文主要討論此兩項運動的技術水準，包含島內及島外征戰的成績，以及外地球隊來臺灣進行比賽的戰況，兼論舉辦和參加這些賽事的意義。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島內外競賽、網球、棒球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09 年 12 月 22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3 月 5 日。

- 一、前言
 - 二、網球（庭球、テニス）的發展與競賽
 - 三、棒球（野球、やきゅう）的發展與競賽
 - 四、結論
-

一、前言

體育運動是近代社會的重要內涵之一，近代體育運動乃是起源於西洋的固有文化和生活形態，隨著歐美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發達以及國力的擴張，乃將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傳播至全球各殖民地及勢力範圍，體育運動亦隨之轉變為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面貌。除身體鍛練和精神修養之外，尚具有軍事、教育、保健、競技、娛樂等諸多方面之功能。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致力向西方看齊，追求歐美文明與價值，體育運動即其中項目之一，不僅努力向西方學習，甚至有追趕、超前的企圖。

1895年日本開始在臺灣進行殖民統治，近代體育運動開始有系統性地實施。在殖民統治之下，日本政府以同化臺灣人為主要政策，因此對臺灣人的意識形態和身體觀念做重大的改造，藉以塑造出順服日本的新臺灣人，體育便是其改造的手段之一，¹而1895年也正是京都府知事渡邊千秋創立大日本武德會之時。明治維新之後，隨著日本國力擴張，軍國體育及國粹主義因日清戰爭獲勝而抬頭，傳統武術的振興受到重視，「大日本武德會」即在此時代背景之下產生。其總會設於京都，全日本各府縣則分設地方支部；1900年8月仿照日本國內，在臺北、臺中、臺南三縣設置武德會委員部，採獨立處理事務、各自向京都總部負責之方式經營。1901年11月統一全島各地委員部，於總督府警察本署內設置「武德會臺灣地方

¹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年6月），頁5-75。

委員部」，自此成為全島單一武德會分支機構。1906年4月改稱「武德會臺灣支部」，以歷任總督府民政長官（1920年後改稱總務長官）擔任支部長。² 武德會的成員以軍、警、刑務人員為主，同時亦極力拉攏本島具有「武力」性質的人士，以便掌控其生活動向。武德會成立後，提倡日本傳統武道中的柔、劍、弓道、馬術、相撲，以及舉行游泳、田徑、自行車等運動競賽。藉由每年舉辦地區性和全島性武道大會，從中選拔優秀選手組隊前往京都本部，參加全國性比武大會。³

此外，1903年1月12日為提倡體育運動，由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號召有志於體育者成立體育俱樂部，設有武術、馬術、射擊、自轉車（自行車）、運動（棒球、軟網、足球、保齡球、體操）等部，並舉行各種運動競技會，競賽時亦邀請臺籍地方人士出席與會。⁴ 體育俱樂部是武德會的附屬事業，成員以日本籍官商名流為主體，兼有少數臺灣人紳商名士，此俱樂部除作為發展臺灣社會體育的中樞機構、試圖提升臺灣的運動風氣之外，更是有計畫地配合武德會推展各項體育運動，尤其是運動會等戶外運動的舉行。

1915年臺灣體育獎勵會成立，由總督府技師高橋辰次郎擔任會長、臺北廳長加福豐次為副會長，高橋氏同時擔任北部棒球暨網球協會會長，加福氏則為北部棒球協會副會長，而網球和棒球自日治初期起，即為在臺日人最盛行的運動項目。體育獎勵會之目的以振興國民尚武精神、普及體育休閒為宗旨，內含總務、棒球、網球、相撲、田徑、游泳等部門；⁵ 同時並發行機關雜誌《臺灣運動界》，此即為臺灣專業運動雜誌之嚆矢。其內容主要報導臺灣各地運動賽況，以及介紹各項運動的規則、術語、基本動作和戰術運用等等，其中又以網球和棒球占大多數篇幅。⁶ 1920年11月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召集各運動競技團體會商，以既有的北部棒球協會、北部網球協會，以及二葉會（三井物產會社所設之田徑運動

² 〈武德會臺灣支部の事業一斑沿革〉，《臺灣警察協會雜誌》96（1925年6月），頁44-54。

³ 辛德蘭，〈日治時期臺灣的大日本武德會（1900-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年12月），頁10-11。

⁴ 〈體育俱樂部的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1月2日，第2版。

⁵ 伊藤猛三郎編輯，〈發刊の辭〉，《臺灣運動界》1:1（1915年10月），頁1。

⁶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臺灣時報》，昭和10年5月，頁124。按：《臺灣運動界》僅發行兩期即停刊，一年後（1916年10月），臺灣體育獎勵會再發行另一機關雜誌《運動と趣味》。而日文「趣味」（しゅみ）意指興趣、嗜好，亦可引申為喜歡從事的休閒活動。

團體)為基礎,整合成立「臺灣體育協會」。⁷ 臺灣體育協會之成立,堪稱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已達成成熟階段,唯體育協會並非臺灣獨有或首創,其與朝鮮體育協會、滿洲體育協會等機構,同樣可視為大日本體育協會(1912成立)在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延伸及分支機構。

由於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深受殖民統治者的影響,亦即日本國內較為興盛的運動項目在殖民地也獲得較有利的發展條件,而網球和棒球自明治時期即廣受日本人士喜愛,並將此運動風氣帶進臺灣,而在臺灣也成為最普遍流行的運動項目。1933年臺灣體育協會調查全島體育組織和運動人口數量,顯示網球和棒球是日治時期最為盛行的運動項目,⁸ 甚至在臺灣體育史上也具有代表性意義。本文先概述棒球、網球發展過程,再討論島內臺灣和日本人的網球競爭,以及棒球與日本、滿洲、朝鮮等地區相對抗的情形。再者,本文乃以臺灣地區的運動選手為論述主體,包含臺灣漢人、在臺日人,以及原住民,其參加運動競賽的成績表現皆在討論範圍之內。

二、網球(庭球、テニス)的發展與競賽

(一) 網球運動的興起與南北對抗

網球,日文漢字寫作「庭球」(ていきゅう),有時亦直接使用外來語「テニス」(tennis),意指在家屋旁邊的庭院或空地所進行的球類運動。網球,正確而言,是指軟式網球,堪稱日治時期臺灣最早興起,而且最普及發達,也最為歷久不衰的單項運動。⁹ 與網球相對照的是棒球,日文稱「野球」(やきゅう)或外來語「べ

⁷ 北部野球協會創立於1915年1月;北部庭球協會創於1915年3月;二葉會乃1920年初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店員近藤敏夫所倡立,以田徑為主要運動項目,取名二葉會乃以樹木新發嫩芽為比喻,期待日後成長茁壯。見緒方武歲編,《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38),頁119;北村敏,〈臺灣體育協會陸上競技部の回顧〉,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頁242;臺灣體育協會編,《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ノ沿革》(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23),頁1-5。

⁸ 筆者依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に於ける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一書進行統計,全臺網球團體有212個,棒球則有217個,兩者數量相當,皆大幅超過其他運動項目。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349。

⁹ 軟式網球在臺灣之所以發達興盛的原因如下:1、男女老少咸宜,從孩童、青壯年到老年皆可從事,即便是女子網球,自大正後期起亦漸逐盛行;2、較少的人數即可從事此項運動,相較於棒、足、籃、排

一スボール」(baseball)，意指在戶外或野外較廣大而開闊的空地所進行的球類。

日本的網球運動大約於 1890 年起逐漸興盛流行，尤其受到許多民眾與學生的喜愛，當時認為網球是一項高尚的紳士運動，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可從該國網球的盛行風氣看出，亦即網球運動是國家文明的象徵，在文明開化的目標之下，許多人士即主張網球是最適合日本人的運動項目。¹⁰ 亦有論者認為，網球的興盛與否，常意味著該國是否已步入現代化之林。¹¹ 而日本網球風氣興起約與日本治臺同時，在渡臺人士之中即不乏擅打網球者，便將此項運動引進、推廣，其中又以政府機關、民間會社、學校教師居多。例如：鳥山隆夫（鐵道部職員）、音羽守（鐵道部汽車課長）、高橋辰次郎（土木局長）、濱野彌四郎（總督府技師、作業所水道課長）、三好重彥（外事課翻譯官）、平岡寅之助（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竹島事務官等官商界知名人士。他們原本在日本國內即是網球愛好者，鳥山隆夫更是日本軟網界低手切發球（cut-serve）的發明者，也是臺灣軟網運動的開山祖師。¹² 上述人士渡臺之時即自行攜帶球拍、球網等器具，來臺後便招集同好球伴、開闢場地打起網球。¹³ 但由於人員、技術、設備、費用等諸問題，初期引進臺灣的是以日本自創且已盛行的軟式網球，硬式則待日後才逐漸發展，故臺灣網球呈現先軟後硬的發展走向。

至 1903 年，臺北已有體育俱樂部、臺灣銀行、鐵道部、淡水稅關等單位組成網球隊，並各自興建水泥地網球場及相關設備。1909 年臺灣縱貫鐵路全通式慶典中即舉辦過網球比賽，鐵道部各主要車站及製糖會社各地分所均選派選手參加，顯示網球運動已逐漸普及全臺灣。¹⁴ 1909 年臺北武德祭，體育俱樂部於武德會球

球，只要二人以上即可打網球；3、不須花費太多金錢（按：此為軟網與當時硬網和棒球相較）；4、場地可提供為數眾多的人在短時間內得到練習的機會；5、不具危險性、比較不易造成運動傷害。參見村橋昌二（時任體協網球部長），〈臺灣の體育運動〉，《臺灣時報》，昭和 3 年 1 月，頁 30-33。

¹⁰ 森永信光，〈臺北庭球界〉，《臺灣時報》，明治 43 年 1 月，頁 30-33。

¹¹ 晏山農，〈猛虎蛟龍 場上生風〉，收於莊永明編，《臺灣世紀回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20。

¹² 鳥山隆夫原為大阪時事新報社運動部長，於 1907 年渡臺，不僅攜帶球拍球具，更在各地傳授球技，使網球風氣日漸興盛。見黃英貴主編、陳慶春翻譯，〈中華民國軟式庭球八十年史〉，收於表孟宏編，《日本庭球史（續）：榮光の国民体育大会》（東京：遊藝社，1988），頁 911。

¹³ 音羽守（臺灣體育協會棒球及網球部長），〈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13 日，第 4 版；森永信光，〈臺北庭球界〉，頁 30-33。

¹⁴ 音羽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一）〉；音羽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15 日，第 4 版。

場舉行聯合網球比賽，計有總督府官廳、鐵道部、專賣局、臺灣銀行、三井物產會社、體育俱樂部等單位組隊參賽，而選手則清一色是日本人。除網球比賽之外，另有園遊會及餘興節目表演，以此輕鬆活動娛樂家屬及一般民眾。¹⁵ 當時是處於「紅白對抗」的時代，即將各單位球隊分為紅、白兩組進行比賽，看哪一方勝場數較多則獲得勝利。相較於北部網球界的蓬勃發展，南部則顯得沈悶不振。南部網球界以臺南為中心，臺銀臺南支部、臺銀打狗支部、臺南廳、臺南法院、郵便局、三十四銀行、安平稅關等是較知名的球隊，亦經常舉行紅白對抗比賽。¹⁶

1912年起，臺北廳長加福豐次與臺南廳長松木茂俊商議，開始舉行第一屆南北網球大賽。此賽事係由體育俱樂部主辦（1920年起改為臺灣體育協會舉辦），地點在臺北的專賣局球場，比賽方式以雙方各派九組雙打，依排點順序進行捉對競技，勝場數較多的一方即贏得比賽，此後並成為每年固定舉行一次的南北網球爭霸戰。¹⁷ 從第一屆至第五屆（1912年至1916年），連續5年均由北部獲勝，至第六屆（1918年）南部才首度獲勝，但第七屆（1920年）桂冠又重回北部，可見當時北部水準確實比南部高出甚多，故在網球界普遍流傳「南風不振」或「南風不競」的評語。¹⁸

1915年2月8日北部棒球協會創立，帶動整個棒球運動的急速發展。在此激勵下，網球界人士於同年3月18日成立北部網球協會，由總督府土木局長高橋辰次郎擔任會長、臺北廳長加福豐次為副會長，期使在統一的組織機構之下，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大型比賽。藉此與棒球協會相互呼應，二者同為臺灣體育界的火車頭，期能帶動整個運動界的興盛發展。¹⁹ 同年3月28日，於新公園球場舉行第一屆北部網球大賽，會場設有販賣部及婦女席，在比賽開打前觀眾即已坐滿，

¹⁵ 當時臺北的網球隊大多隸屬公家機關、學校或私人大型企業，除文中所述球隊外，尚有專賣局、郵便局、鐵道部、淡水稅關、臺北法院、三十四銀行、總督府中學校等球隊，但球員絕大多數是日本人，尚未見有本島人參加比賽的情形。見〈庭球界評（上）〉，《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4月3日，第4版；〈庭球界評（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4月7日，第5版；〈春季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4月11日，第7版。

¹⁶ 〈臺南庭球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2月2日，第7版；〈庭球勝負〉，《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1月21日，第6版。

¹⁷ 〈南北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12月19日，第7版。

¹⁸ 〈南北庭球戰〉，《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9月2日，第7版；音羽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三）〉；音羽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五）〉，《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1年9月17日，第8版。

¹⁹ 〈庭球協會創立 競技會は三月二十八日〉，《臺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3月18日，第7版。

可謂極其盛況。²⁰ 大約同時，南部體育界亦將各地棒球隊及網球隊各自整合成統一的組織，即南部棒球協會及南部網球協會，亦在每年舉行大型比賽。²¹

北部網球協會成立後，有鑑於聲勢被先成立的棒球協會所壓倒，為與棒球協會相抗衡，1916年起開始實施「全島網球選手大排名」，此為臺灣實施網球排名制度之嚆矢。唯當時的排名方式與今日大相逕庭，並非依單打名次排列，而是按雙打所站位置固定分為前排（日文稱前衛）與後排（後衛）。²² 前排與後排球員中，再各依球技區分為橫綱、大關、關脇、小結、前頭等級。各等級的人數並非固定，而從中可知當時進入排行榜的選手全部都是日本人。²³ 1917年起，北部網球協會再分為城南、城北兩大聯盟進行對抗賽。城南聯盟由專賣局、臺灣銀行、臺北法院、臺北製糖、丁友俱樂部（土木局與水電合組）、球拍（ラケット）俱樂部等六隊組合而成；城北聯盟由鐵道部、淡水稅關、臺北廳、三井物產、山下汽船、基隆庭球俱樂部等六隊組成，進行城南 V.S. 城北網球對抗賽，使臺灣北部網球風氣更為興盛，唯此時打網球者以日本人占絕大多數。²⁴

1917年前後，開始有少數臺灣人出現在網球場上，尤其是公家機關與公學校教師有較多接觸網球運動的機會。因受限於經濟能力和運動風氣，一般臺灣人大多打軟網，屬於舶來品的硬網則較少人打，故打硬網者以日本人占大多數。1922年臺灣教育令改正，開始實施內臺共學制度，各地中等學校、師範學校的臺籍師生與日本人有更多機會同場競技，臺灣人選手逐漸嶄露頭角。1920年代初期，臺灣人著名的軟網選手即有：臺北張有傳、張如陵、王秀川、張火樹、辛瑞慶；臺中葉雲昌、張金爐、宋燕遜、林山柱、黃仁昱、林煥申；臺南許秋風、徐金山等人。²⁵

²⁰ 〈北部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3月29日，第5版。新公園網球場滿座約三千名觀眾，見〈北部庭球戰 觀眾三千盛況を極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9月22日，第5版。

²¹ 當時南部的棒球隊計有地方法院、臺南郵便局、臺南廳、臺南驛、打狗鐵道部、臺灣製糖、鹽水港製糖、臺南製糖及安平等九隊。網球隊則有臺南郵便局、臺南廳、鹽水港製糖、明治製糖、打狗鐵道部、安平等六隊，以及打狗、嘉義、阿緞亦有球隊於該年底加入。見〈南部的運動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3月21日，第7版。

²² 軟式網球為日本獨有而發展至其殖民地的運動項目，在大正以前，雙打採平行位佈陣方式，大正以後改採一前一後之雁行佈陣，即場內四名選手呈一菱形站位，雙方球員各有前、後排之分。見〈振はぬ本島硬球界 其原因の研究（一）〉，《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4月29日，第5版。

²³ 〈庭球選手番附〉，《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2月16日，第7版。

²⁴ 球拍（ラケット，racket，今作「ラケット」）俱樂部乃由通信局、臺北醫院、臺北高等合組一隊。見音羽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六）〉，《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1年9月19日，第4版。

²⁵ 表孟宏編，《日本庭球史（續）》，頁911-912。

(二) 臺灣網球的軟／硬之爭

1920年日本旅美網球選手熊谷一彌，獲得比利時安特衛普奧林匹克運動會男子網球單打銀牌之殊榮，不僅是日本運動史上第一面奧運獎牌，同時也將日本網球風氣提升至更高境界，甚至認為網球是最適合日本人從事的運動項目。²⁶ 1921年熊谷躋身全世界單打排名第四，而同時清水善造亦進入世界排名（名次不詳），加上由清水、柏尾、岡本四郎、原田武一等人組成的日本網球代表隊，獲得世界級的 Davis Cup（台維斯盃，至今仍是國際間層級最高的網球團體賽事）參賽權，象徵日本網球已晉入世界一流的技術水準，即便是國際間採行的硬式網球，日本的實力亦足與網壇強權一爭雄長。²⁷

臺灣亦受到上述趨勢的影響，為使世界普遍採用的硬式網球能在臺灣普及，臺灣體育協會網球部成立時即以「廢軟採硬」為宗旨。並自 1921 年起宣布，此後該協會舉辦之全島性及各支部地方性比賽，一律改採硬式網球及硬網規則，同時並加強宣導從事硬網運動，期望臺灣網球能與全球同步接軌，進而培養出世界級的網球選手。²⁸ 同年 10 月於臺中舉辦第一屆全島硬式網球賽，並鼓勵各地選手踴躍參加。報名結果，臺北共有 15 隊，而中南部僅有一隊參加，不僅失去全島大賽的意義，也顯示中南部的網球運動實以軟式為主，硬式則乏人問津。

經過為期一年多的宣導，硬網使用者仍只侷限於一小部分人士，大多數從事網球運動者仍以軟式為主。從硬式網球的發展程度來看，為何日本比臺灣普及？又為何在臺灣島內，北部較南部普及、日本人比臺灣人普及？曾任臺灣體育協會網球部長的音羽守認為，主要是技術及費用問題。由於臺灣的硬網選手球技不夠成熟，未能引領造成風潮；而且軟、硬式打法、規則及計分方式均不同，臺灣球員及觀眾早已習慣軟網，形成所謂的「軟球黨」，這股勢力不易被撼動。²⁹ 又由於硬式網球花費較高，即便日本國內也無法完全落實廢除軟式改採硬式。³⁰ 當時

²⁶ 鄭良一編著，《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臺北：胡氏圖書公司，2004），頁 40。

²⁷ 有關台維斯盃的歷史由來及歷年戰績，可參考 Davis Cup 官方網站：<http://www.daviscup.org>。

²⁸ 〈體育協會が硬球を採用す〉，《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3 月 19 日，第 5 版；〈硬球宣傳旅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12 月 29 日，第 5 版。

²⁹ 臺灣的軟式網球是採用大日本軟網協會所制訂的規則，唯將第二十條之七局（game）改為五局制，此乃在臺日人鑑於本島為熱帶地方不宜久戰，經島內網球界人士商議結果，認為採五局制較佳。見〈大日本軟球協會改定庭球規則（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 年 5 月 7 日，第 6 版。

³⁰ 以 1920 年代初期為例，一顆硬式網球售價在 1 圓以上，甚至比棒球更貴；而一位網球愛好者每個月

的硬網球拍每支售價在 10 至 30 圓／軟網球拍則是 3 至 11 圓；硬式網球一打 18 圓／軟式則僅 2 圓；硬式球網一面 25 圓／軟式僅 7 圓。³¹ 一般而言，打硬網球線較容易斷裂，平均每月大約須更換二至三次。而且在臺灣特有的水泥地球場，球更容易受磨損。再者，由於各地球場皆以軟式為主，而硬式愛好者較少，球技相當的搭檔（partner）較難找到搭配，更使硬網難以普及。³²

由於從各方面的開銷比較來看，軟硬式網球花費相差懸殊，故仍決定採取軟硬同時並進、同等獎勵的措施，而將軟式稱為獨特的「日本式網球」。³³ 體育協會幹事村橋昌二則指出，由於軟、硬網的基本動作有諸多相通之處，軟網的根基既已深固，培養出更多一流的軟式選手，實有助於將來硬網的發達與普及。³⁴ 亦有論者認為，臺灣島內的軟硬之爭可視為日本國內軟／硬網球協會兩派勢力在臺相爭的延續，而在臺灣的網球界人士則是日本軟網派居優勢。是故，當推廣硬網之時，頗多球員是以既有的軟網動作基礎打硬網，尤其以殺球和截擊最為明顯。³⁵ 總之，日治時期臺灣的網球發展，具有日本性 V.S. 世界性的軟硬之爭，但硬式網球始終無法取代軟式，甚至到戰後初期仍是如此，且此現象在中南部更比北部明顯，究其因實乃肇基於此。

1923 年有臺灣軟網「開山祖師」之稱的鳥山隆夫返回日本，任職於大阪運動用品社，負責有關球具的製造與販賣業務。鳥山與日本世界級台維斯盃國手清水善造聯手提倡準硬式網球，企圖以準硬式網球作為從軟式轉換到硬式的暫時性替

至少要打 6 顆以上，光是球的費用就超過 6 圓；而硬網俱樂部每個月的會費至少 5 圓以上，也高出軟網甚多。見蜂谷彬（臺灣體育協會幹事），〈昨年の我が庭球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1 月 31 日，第 8 版；村橋昌二（臺灣體育協會幹事），〈我が庭球の新興策〉，《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 1 月 11 日，第 7 版。

³¹ 〈臺日の運動具〉，《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 11 月 8 日，第 5 版。此為廣告欄所登臺灣日日新報社運動用品部之商品價目表。

³² 〈振はぬ本島庭球界 その原因の研究（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振はぬ本島庭球界 其の原因の研究（四）〉，《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 5 月 8 日，第 2 版。

³³ 蜂谷彬，〈昨年の我が庭球界〉；音羽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八）〉，《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21 日，第 4 版；〈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九）〉，《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22 日，第 7 版。

³⁴ 村橋昌二，〈我が庭球の新興策〉。

³⁵ 惠谷壽（鐵道部網球選手），〈硬球の今昔〉，《臺灣鐵道》234（1931 年 12 月），頁 47-53。按：過頂球（over head）高壓扣殺（smash）和反拍截擊（back-hand volley）的握拍方法軟硬式截然不同，至今，網球場上仍常見年紀較長的網球員以軟式握拍法打硬網，尤其反拍截擊翻轉拍面、手心向前的打法最為奇特，俗稱「臺灣截擊」（Taiwan volley）。

代品。經過幾次失敗的試驗，製作出硬度、彈跳、售價皆介於軟、硬之間的網球，正式命名為「準硬球」，並制訂適用於全日本的比賽規則。³⁶

此外，由於硬網所需費用較高，直接廢軟改硬頗有困難；再者，有感於臺灣軟網根基深厚難以斷然廢除，故臺灣體育協會亦開始試圖推廣「準硬式網球」，與日本同樣以此作為從軟到硬的過渡時期權宜措施。³⁷ 1926年舉辦臺灣首屆準硬式網球比賽，包含單、雙打，但僅有殖產局、遞信部、鐵道部等單位組隊參加。³⁸ 其後就無疾而終，又回到軟硬之爭的局面。有關準硬式網球，其打法規則、球的軟硬度、彈跳速度與幅度，以及球和球網售價等各方面皆介於軟硬之間。在場地及打法方面，大致上是以軟式為基礎發展而來，但單／雙打組隊、計分方式及其他比賽規則較接近硬式（6局、3盤2勝或5盤3勝制），此因準硬式乃以硬式為發展目標之故。³⁹ 表一以1927年為例，比較軟式與準硬式網球的各項差異：

表一、軟式與準硬式網球各項差異比較表

	軟式	準硬式	說明
售價（1打）	2圓2角	3圓	軟式售價較低
球的重量	8匁5 ⁴⁰	12匁	軟式網球重量較輕
保存期限	較短	較長	軟式保存期限較短
球網售價	15圓	與軟式同	軟式與準硬式球網相同
球場周圍柵欄	較低	較高	因準硬式彈跳較高
球拍框	不拘	堅固	準硬式球拍框必須堅固
球拍線	不易斷	易斷	軟式球拍線較不易斷裂
風的影響	較大	較小	軟式受風力影響較大
決定勝負因素	偶有運氣成分	實力成分較大	準硬式規則與硬式同

資料來源：村橋昌二，〈硬球と準硬球と軟球〉，《臺灣教育》298（1927年6月），頁71-73。

³⁶ 〈準硬式庭球規則（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1月4日，第4版。有關準硬式網球的場地、用具、計分方式、比賽規則，曾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份連載的〈準硬式庭球規則〉，有興趣研究者可參考之。值得注意的是，鳥山隆夫既打軟網又身兼運動用品的銷售職務，而且「開發出」準硬式網球，故在臺灣支持軟網及試圖推行準硬網的發展使其本身有利可圖，此應是可以理解之事。

³⁷ 村橋昌二，〈過去十年間の本島に於ける運動競技の推移〉，《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1926年6月），頁152-157。

³⁸ 〈準硬球を使用〉，《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2月17日，第5版；〈準硬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4月11日，第5版。

³⁹ 當時並無準硬網專用球拍，而是持軟硬式球拍皆可，但拍框必須夠堅固。球網乃採準硬式與軟式兼用，每張售價15圓，而軟式7圓、硬式25圓；準硬式網球每個售價30錢，一打3圓。見〈臺日の運動具〉（此為廣告欄中臺灣日日新報社運動用品部價目表），《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1月8日，第5版；〈準硬式庭球規則（一）〉。

⁴⁰ 匁（もんめ）為日本重量單位，1匁=3.75公克。

由於軟式網球基礎深固，1925年1月2至3日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於嘉義農林學校舉辦第二屆全島網球大賽（軟式雙打），計有83隊、171組、342人報名。因在嘉義舉行，故中南部球隊出賽者甚多，為鼓勵踴躍報名，主辦單位特向鐵道部爭取參賽者搭火車赴會可享七折票價之優待。⁴¹ 筆者依出賽名單統計，臺中（含）以南者有53隊、苗栗（含）以北22隊、外島（澎湖）1隊、不詳者7隊；再從參賽選手籍別來看，臺灣人計171人、日本人168人、不詳者3人。北起宜蘭、基隆，南至屏東、恆春，可謂從臺灣頭打到臺灣尾、甚至連外島都有球隊參賽。再從各隊及各搭檔組合來看，更是打破日本／臺灣藩籬，即同一球隊或同一組合，常見臺灣人與日本人搭配的情形。⁴² 本屆網球大賽吸引眾多來自臺中、臺南、高雄的球迷到現場觀看，最終由員林張火樹／蕭資深組，打敗臺北張如壁／張有傳組奪得桂冠，而且是首次由臺灣人包辦全島性比賽冠亞軍，亦即四位晉級決賽者都是臺灣人網球選手。⁴³ 由於臺灣人青年在軟式網球的優秀表現令日本人刮目相看，而以「網球人」（テニスマン，Tennis man）統稱本島選手。⁴⁴ 是故，就球技實力而論，網球（軟式）堪稱是日治時期臺灣人足以與日本人分庭抗禮、也是臺灣最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單項運動。

（三）島內·島外的網球競賽表現

1923年臺灣選派代表隊參加明治神宮軟式網球大會，總共15名運動員，網球選手即占10人（其餘5人皆為田徑選手）。⁴⁵ 其中男子組（雙打）戰績一鳴驚人，全部（三組）選手皆晉級半準決賽（八強），而張如陵／武久文郎組與堀江守／張有傳組更晉級準決賽且狹路相逢，後由張／武久組晉級決賽，可惜最後以2比4落敗而屈居亞軍。⁴⁶ 1926年11月搭檔組合有所調整，張如陵／張有傳此

⁴¹ 〈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2月31日，夕刊第4版。按：原已報名171組，後僅150餘組出賽。

⁴² 〈全島庭球選手權大會 出場の申込数は既に百七十一組に達した〉，《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2月24日，夕刊第2版。

⁴³ 〈嘉義の全島庭球選手權大會 月桂冠は員林組に〉，《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月4日，第7版。

⁴⁴ 〈臺灣庭球の發達〉，《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5月30日，第5版。

⁴⁵ 〈本島代表選手上船 赴明治神宮競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10月23日，第4版。此10位網球選手為張如陵、武久文郎、堀江守、張有傳、大貫武、後藤信雄、村木春枝、小野登美子、後藤富、杉本晶子。其中男子選手六名（日本人4名、臺灣人2名）、女子4名（全為日本人）。

⁴⁶ 〈臺灣庭球代表 決勝戰で惜敗〉，《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11月2日，第5版。

一純本島人搭檔之雙打組合，榮獲明治神宮軟式網球冠軍，首創臺灣人在日本全國性運動比賽奪冠的紀錄。⁴⁷

1925年6月為慶祝始政30週年，由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臺灣體育協會協辦，舉行全島（軟式）網球及棒球大賽。網球分為男子及女子組，由各中等學校組隊參加，地點在圓山球場及新公園球場。棒球則由各州廳選拔代表隊參賽，地點在圓山球場及高等商業學校運動場，比賽規模盛大，網球計有22校、選手258名；棒球則有7隊、選手91名。此次賽會由於「範圍之廣，互五州二廳，殆網羅出類拔萃之運動家，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內（日）臺人之合同競技，皆屬空前盛事」。⁴⁸ 尤其連一向「寂守深閨，未經解放」（按：此為報紙之語）的臺灣人女子，亦組隊進入全島競賽的時代，故被喻為「空前的大比賽」、「本島未曾有之大壯舉」。⁴⁹ 即連總督伊澤多喜男及其夫人，不但慨捐贈品以資獎勵，更親臨現場觀戰。⁵⁰ 比賽最後由臺中一中及臺中高女分別獲得男女組冠軍，同一城市包辦男女子組桂冠已屬不易，尤其臺中一中選手全為臺灣人，更是一段佳話。⁵¹ 甚至在報紙上引起為何中部能壓倒北部、臺灣人勝過日本人的討論。⁵²

1933年臺南第二高女網球選手涂寶貝、陳桑、李碧雲、曾玉榮等4人，於赴東京參加明治神宮大賽途中，在門司上岸後，適逢福岡市春日原舉行西日本女子中等學校網球賽，一時興起直接報名參賽（經主辦單位特准），涂／陳組竟一路克敵最後奪得冠軍，並立即將此喜訊以電報傳回母校。⁵³ 但在明治神宮大賽則與

⁴⁷ 當時明治神宮的軟網比賽皆為雙打賽，採每盤（set）四局（game）之七戰四勝制，張如陵與張有傳此一「雙張配」，歷經七盤鏖戰，最終以0-4、4-1、5-3、1-4、0-4、4-1、4-0，辛苦獲勝。見〈臺灣組に庭球優勝〉，《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11月10日，夕刊第2版。

⁴⁸ 〈全島野球庭球大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6月14日，夕刊第4版。

⁴⁹ 〈期待される 空前の大試合 本社主催の全島野球庭球競技大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5月9日，第5版。

⁵⁰ 〈庭球大會決雌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6月15日，第4版。

⁵¹ 臺中一中網球選手為林山柱、楊金水、許乃邦、蕭壬鏊、黃仁昱、曾金旺、葉雲昌、林煥章、張金爐、宋燕遜等人。見〈全島中等學校庭球戰に榮冠を贏ち獲た優勝の兩校 男子部は臺中第一中學女子部も臺中高等女學校〉，《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6月15日，第5版。

⁵² 〈庭球大會と其成績 中部勝因と斯界の刺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6月19日，第2版；〈臺中テニス熱 頗る旺盛 コート新設計畫〉，《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7月6日，夕刊第2版；〈臺中庭球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7月11日，夕刊第4版。

⁵³ 該賽事乃西日本女子中等學校網球盛事，有來自中國、四國、九州各地選手參賽，共計62組、124名選手，能得冠軍可見實力十分堅強。見〈臺南二高女 庭球四選手 在春日原制勝〉，《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0月18日，夕刊第1版。

硬網同樣未造佳績。男子軟網則頗有斬獲，熊野御堂公福／有馬子雄組，一路闖進決賽，最後敗給日本著名選手中下隆雄／藤原六郎組，榮獲亞軍。該次網球代表隊教練村橋昌二事後檢討敗因，軟網部分主要問題是場地不適應，因唯獨臺灣採用水泥場地，認為有必要加強在日本採用的砂地（紅土）球場訓練。硬網部分則問題較多，應加強體能訓練，並增加實戰經驗，以及羅致更多一流選手到臺灣任職，使其代表臺灣參賽。⁵⁴

1935年1月第十一屆全島軟式網球比賽於嘉義舉行，來自各地選手共百餘人參加，臺灣人柳金木／張如軒組，獲得雙打冠軍。單打方面，八強中臺灣人占6名，決賽由柳金木與張如軒此一雙打搭檔爭奪冠軍，最後由柳金木勝出。⁵⁵

1938年臺北軟式網球賽（雙打），晉級準決賽8人中有5人為臺灣人選手，四強採循環賽，最後由張如軒／張金爐組奪得冠軍。⁵⁶ 在此之前的臺灣網球界，臺灣人一向只在中南部技壓日本人，至此連北部也由臺灣人以壓倒性優勢勝過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不僅臺灣的軟網運動極為興盛，朝鮮的中等學校網球隊數更在全日本各府縣排名第二，僅次於東京府。為何殖民地各種運動中，軟網特別盛行而且實力堅強？有研究者認為，在殖民統治的種種壓迫與差別待遇之下，軟網界堪稱受到比較公平的訓練與指導，是主要原因之一。⁵⁷ 筆者認為，軟網乃日本從世界性的硬網改造而自創得出，在其國內及殖民地均大力推行，故能得到較好的發展。再者，相較於棒、籃、排、足等講求團隊戰術的球類運動，網球是屬於比較注重個人技巧的項目（僅分單打和雙打），而且軟網的技術門檻比硬網較低，軟網易學難精，硬網則是難學難精，故軟網較容易推行。

（四）硬網再起

再論硬式網球的發展。臺灣硬式網球比賽的舉行，時間較軟式為晚。1920

⁵⁴ 〈決勝戰で臺灣惜敗 軟式庭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1月6日，第7版；〈軟式庭球の敗因 神宮大會から歸つた村橋監督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8年11月12日，第7版。

⁵⁵ 〈全島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1月3日，第7版。

⁵⁶ 〈張(如)張(金)組優勝 臺北支部軟式庭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7月11日，第8版。

⁵⁷ 張日剛，〈軟式庭球が戦前の大韓民国に残したもの〉，收於表孟宏編，《日本庭球史（続）》，頁928-932。

年代起，由於受到日本組隊參加國際網球團體賽台維斯盃的影響，不論在日本國內或臺灣，與世界同步接軌的硬式網球逐漸盛行。⁵⁸ 1920 年駐在臺灣的外籍人士與三井物產會社球員交手比賽，是為臺灣硬式網球正式比賽之嚆矢。由於規則、打法均與臺灣向來流行的軟式網球大異其趣，一度引起網球愛好者的好奇與興趣，並期望此項運動將來能普及全島。⁵⁹ 1921 年甫成立的臺灣體育協會網球部，舉辦第一屆硬式網球賽（皆雙打），共有 22 組參賽，其中外籍人士 3 組、臺灣人 3 組、日本人 16 組。比賽採單盤（set）6 局（game）制，若平手則以 long game（連贏對手 2 局），而非進行單局搶七（tie-break）決勝負。⁶⁰

由於軟網聲勢一直凌駕硬網，為更有效推廣硬式網球運動，臺灣體育協會於 1930 年新成立硬式網球部，獨立於既有的網球部（軟式）之外。1931 年 1 月邀請日本網球排名第一的原田武一，以及日本參加台維斯盃國手級的秋元收、上原增雄來臺灣進行「模範試合」（示範表演賽）及演講。⁶¹ 原田一行人在臺北、臺南、屏東等三地進行示範賽，民眾須購票方得入場觀看比賽。1937 年輿論探討臺灣硬網選手素質不差、動作亦非不良，為何未能在日本國內比賽發揮實力？論者謂須從改善球場做起。因臺灣向來為節省花費而採用水泥地球場，但日本國內則採紅土（砂地）場地，兩者彈跳速度、幅度、高度均不同，致使臺灣選手無法適應比賽。正如同日本參加台維斯盃從來未獲佳績一般，因歐美國家的硬地或草地地球場，有異於日本的砂地球場。所以，臺灣或日本的網球欲達到世界水準，必須先建造符合世界標準質地的網球場。⁶²

⁵⁸ 台維斯盃自 1900 年舉辦以來，一直是最重要的國際網球團體賽，至今依然如此。日本於 1921 年首次參加台維斯盃，後雖無役不與，但至 1933 年的最佳成績僅止於挑戰賽的準決賽，通常都在前三回合即被淘汰，可見當時日本的硬網水準與網球主流國家仍有極大差距。見竹村豐俊（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デヴィス・カップ戦とは？〉，《臺灣時報》，昭和 8 年 9 月，頁 150-154。

⁵⁹ 當時外籍選手以英國領事館職員為主，該領事館在淡水建有專用網球場。見〈外人對三井物產硬式庭球試合 本島庭球界の新レコー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6 月 21 日，第 7 版；〈外人團對三井硬球試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9 年 8 月 17 日，第 7 版。

⁶⁰ 〈硬球大會 參加二十二組〉，《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9 月 21 日，第 7 版；〈體協庭球部主催硬球競技大會 第一次戰番組決定〉，《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9 月 22 日，第 7 版。

⁶¹ 〈庭球界の第一人者 原田武一選手來臺 秋元、上原兩選手を同伴 島内各地でコーチ〉，《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 月 15 日，第 7 版；〈原田氏等の模範試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 月 24 日，第 7 版；〈臺南でも模範試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 月 25 日，夕刊第 2 版；〈模範試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2 月 3 日，第 5 版。

⁶² 〈臺灣の庭球とコートに就て（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3 月 28 日，第 12 版；〈臺灣の

1930年代臺灣網球界的「軟硬對立」問題日益明顯。硬球派為使硬式網球向下紮根，主張從青少年時期起即養成打硬網的習慣，故成立臺灣學生網球聯盟，採用硬式網球規則。⁶³ 並召開硬式網球（發展）座談會，商議如何提升硬網水準，會中有人士認為世界各地都採行硬網，軟網已無意義可言，提議將場地提供給硬網使用。⁶⁴ 學生網球聯盟並自1938年起實施單／雙打排名制度。從公布的排行榜來看，雙打前10名選手中（共20人），僅有一位臺灣人——臺北帝大翁長弘；單打前10名中竟無任何臺灣人，僅臺北高校陳文仁（排名11）、臺北帝大翁長弘（17名）躋身前20名，而日本人荒貞夫（臺北高校）則獨自包辦單、雙打排名第一，⁶⁵ 可見臺灣人的軟／硬式網球水準與日本人相較截然不同。

此後因戰爭之故，硬式網球的推廣遭受重挫，而臺灣人則因軟網已具深厚的發展根基，故仍以軟式為主。再者，臺灣的硬式網球界，一向以臺灣體育協會硬式網球部為最高統制機構，為使與日本國內硬網界有更密切、更直接的聯繫，以達到全國網球運動一元化的目的，1938年以加盟團體名義成立「日本網球協會臺灣支部」，成為全臺硬網最高統制機構。支部長仍由臺灣體育協會硬式網球部長土居政次擔任，兩者的幹部、球員、球隊均相同。是故，日本網球協會臺灣支部與臺灣體育協會硬式網球部同時並存，而被稱為「異身同體」的關係。⁶⁶ 雖然臺灣的硬網組織及制度逐漸建立，但因戰事已起，致使整個發展遭受頓挫，但也種下戰後臺灣網球依然以軟式為主的因子。

自1939年1月起，受戰火擴大、物資管制之故，日本網球協會開始實施配給制度，臺灣因已加入日本網協，故適用此制度，當時所實施的配給標準是一面

庭球とコートに就て（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3月29日，第8版。

⁶³ 〈臺灣庭球界革新の機〉，《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10月6日，第8版；〈硬式庭球に新生面 臺灣學生聯盟成る 技術向上に邁進〉，《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11月2日，第8版。

⁶⁴ 〈硬球界向上の為め 中等學校から始めよ 硬式庭球座談會（1）〉，《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11月4日，第8版；〈軟式は意味なし コートは貸してやる 硬式庭球座談會（2）〉，《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2年11月5日，第8版。

⁶⁵ 〈創設公表を見たる 臺灣學生庭球順位 荒が單複とも一位〉，《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11月29日，第8版。

⁶⁶ 日本網球協會臺灣支部所屬球隊，計有臺北三井物產俱樂部、三菱俱樂部臺北支所、臺灣銀行網球部同好會、三井物產高雄支所網球部、臺北帝大網球部、臺北高商網球部、臺北高校網球部等八支球隊。其中僅三井物產高雄支所位於南部，其餘皆是北部球隊。見〈全國的一元化へ 日本庭球協會臺灣支部生る 全島庭球界を統制〉，《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12月1日，第8版。

場地每個月可獲得一打網球供作使用。⁶⁷ 總之，臺灣網球運動在日治時期已奠定良好基礎，但因附屬於日本網球組織而在戰爭期間連帶受影響，雖然發展一度受挫，但因根基深厚才能在戰後重新出發，至今仍然深受臺灣人的喜愛。

三、棒球（野球、やきゅう）的發展與競賽

（一）初期的發展概況

日本棒球運動的起源，乃在 1876 年由赴美國波士頓求學的平岡熙，將在當地習得的棒球技術引進日本，此後各學校及社會各俱樂部陸續成立球隊；1890 年代起，「東京一高」與各隊比賽，展現堅強實力，使棒球風氣逐漸盛行。⁶⁸ 1906 年早稻田與慶應義塾大學開始舉行定期對戰，更是帶動全日本的棒球熱潮。至於臺灣棒球運動的起源，大約可追溯至日本領臺初期，由於受到日本國內棒球熱潮以及稍後早慶戰棒球狂熱的帶動之下，也將此項運動引進臺灣，但最初只是簡單的傳、接球和打擊練習，當球接進手套或球棒擊中球所發出的聲響和感覺，均令日本人精神為之一振，並憶起在故鄉所從事的休閒運動。當時臺灣人對於日本人打棒球則投以異樣眼光看待，雖然好奇但有興趣者仍極少。⁶⁹ 1904 年在總督府中學校校長田中敬一熱心提倡之下，成立臺灣第一支棒球隊，並自 1905 年起，與國語學校師範部展開比賽。1906 年總督府中學校畢業生組「中學會」棒球隊，與南門外的專賣局棒球隊進行比賽。1907 年新任總督府中學校校長本庄繁（太一），信守當時日本國內部分人士提出「野球害毒論」的主張，認為打棒球太激烈而有害身心，學生應專注於學業，故禁止學生組棒球隊、參加棒球賽，此舉一度令棒球發展受挫。⁷⁰ 1909 年原早稻田大學棒球隊員細川氏來臺任職，組成「高砂俱樂部」棒球隊。而總督府中學校學生成立「F 俱樂部」、總督府中學校畢業校

⁶⁷ 〈コート一面に對し 一個月一打庭球ボール一般配給基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4 月 3 日，第 8 版。按：隨著戰火逐漸蔓延，戰爭期間的網球運動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或許容待另文再作探討。

⁶⁸ 謝仕淵、謝佳芬合著，《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實出版社，2003），頁 16-17。

⁶⁹ 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 8。

⁷⁰ 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9。

友則組「霜月俱樂部」棒球隊進行對戰，高砂隊乃當時的棒球霸主。1910年高砂俱樂部因多位球員入伍及返回日本之故，而致球隊解散，棒球風氣一時受挫。1913年原高砂俱樂部隊員陸續歸臺又重組高砂隊，且中學校友會及電(力)團、鐵(道)團等各球隊紛紛成立。至1914年，北部已有16支棒球隊，加上日本棒球名將伊勢田剛(原早稻田大學校隊)、加福均三亦於此時先後來臺任職，遂於1915年2月8日，在土木局長高橋辰次郎倡導之下成立北部棒球協會。⁷¹雖然當時的球技仍屬於幼稚階段，但北部棒球界在此機構領導之下，統一協調各單位棒球隊舉辦比賽，使棒球運動有更快速的進步。⁷²

1914年3月臺北鐵道部棒球隊至臺南公園球場與南鯤鯓棒球隊進行友誼賽，是島內各社會棒球隊最初的南北球隊對抗賽。此後，各地棒球隊之間更頻繁舉辦比賽，棒球風氣大為興盛，唯打棒球者仍以日本人占絕大多數，臺灣人尚屬罕見。⁷³以臺北為例，此時期棒球比賽主要在新公園運動場舉行，面積二千五百多坪，大約可容納三千名觀眾。⁷⁴由於棒球風氣興盛，許多孩童及少年人拿著球和球棒當街打起棒球，不但釀成危險也妨害交通順暢，致使當局呼籲打棒球宜到公園或空地，若不聽勸導將依取締規則逕行處罰。⁷⁵

(二) 臺灣參加甲子園棒球賽

現今三級棒球中的青棒，大約等同於日治時期的「中等學校」棒球賽。由於從事棒球運動所須球齡較長，而青棒正是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上承少棒、青少棒，下接成棒、職棒。是故，青棒實攸關一個國家／地區棒球發展興盛與否的關鍵，唯有青棒健全成熟，棒球的整體發展才會興盛。而日本「全國中等學校野球賽」(相當於今之青棒賽)始於1915年，因於大阪甲子園球場舉行，故通常以「甲子園棒球賽」稱之。此項賽事歷久不衰，至今仍是日本棒球界的年度盛事，

⁷¹ 北部棒球協會成立以前的棒球發展，大約分為三個階段；一、1910年以前，至高砂隊解散；1911起至1914年各球隊紛紛設立；三、1915年北部棒球協會成立，正式有統一協調的棒球組織。見靈峰，〈野球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1月1日，第5版。

⁷² 〈庭球協會創立 競技會は三月二十八日〉，《臺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3月18日，第7版。

⁷³ 有關大正初年起，各地球隊的交戰情況，可參考湯川充雄，〈第八編：島內對戰〉，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478-539。

⁷⁴ 〈新公園運動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12月19日，夕刊第3版。

⁷⁵ 〈交通の妨害 運動熱心の結果〉，《臺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2月4日，第7版。

也對日本棒球發展影響極其深遠，許多家喻戶曉的棒球名將均自甲子園時期起即頭角崢嶸，例如：王貞治、長島茂雄、桑田真澄、鈴木一郎、松井秀喜、松坂大輔、達比修有等人。

1922年6月12日有「臺灣體育界恩人」之稱的大阪朝日新聞社董事下村宏（原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臺灣體育協會創會會長）來臺灣與體育協會會長賀來佐賀太郎（時任總務長官）商議，邀請臺灣組隊赴日本參加由大阪朝日新聞社主辦的全國中等學校野球大賽。由於下村宏與臺灣體育發展關係密切而且影響深遠，賀來佐賀太郎遂接受其邀請，指示臺灣體育協會棒球部長音羽守與各學校接洽，並於1923年7月15日，由體育協會主辦、大阪朝日新聞社協辦，在圓山球場舉行第一屆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此賽事計有臺北一中、臺北工業、臺北商業、臺南一中等四校參賽，最後由臺北一中獲得冠軍，同時取得臺灣區代表權，前往大阪參加第九屆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賽。⁷⁶ 換句話說，第一屆「全島大賽」乃為第九屆「全國大賽」而舉辦；亦即臺灣之所以舉行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乃因須要選拔代表隊赴日本參加甲子園大賽而產生。

雖然臺北一中稱霸全島取得臺灣區代表權，但赴日本比賽首戰遭遇京津地區代表隊立命館中學，即以4：23A極度懸殊的比數慘遭淘汰。從比賽內容來看，北一中全場僅擊7支零星安打，卻發生11次失誤；而對手有18支安打，外加10次盜壘成功，且僅有2次失誤，其中第三局更大舉灌進14分，勝負早已底定，顯示臺灣代表隊的穩定性和成熟度仍有待加強。⁷⁷ 即便戰績不佳，但北一中代表臺灣參加全國大賽實具有象徵性意義。此即，所謂的「全島」棒球大賽，同時也是「全國」大賽22個分區其中之一的地方預選賽，而臺灣的棒球發展也藉由此項比賽與日本國內直接連成一氣，一方面使島內棒球風氣更加興盛，另一方面，經由比賽的參與，使臺灣球隊有機會赴日本向更高水準的球隊切磋、領教球技，對於島內球技的提升甚有助益。⁷⁸

⁷⁶ 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339。

⁷⁷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編者，1996），頁17-18。

⁷⁸ 速水和彦（臺灣體育協會野球部部长），〈臺灣予選大會に就いて〉，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31-32。

此後，全島中等學校棒球大賽成為每年例行賽事，而且因直接與甲子園參賽權相關，故受到高度重視。自第一屆（1923年）起至第八屆（1930年）止，臺灣區代表隊依序為臺北一中、臺北商業、臺北工業、臺北商業、臺北商業、臺北工業、臺北一中、臺北一中。⁷⁹ 此三校即俗稱的「北三中」（臺北三所著名的中等學校）。可見，臺灣代表權向來由北部學校輪流獲得，而此三所學校的球員皆是日本人，臺灣人棒球選手尚未出現其中。大致而言，島內日本人的棒球水準遠高於臺灣人，從棒球發展的角度來看，愈是日本人聚居較多的地區（或學校），其棒球風氣和水準較高。例如，北部地區以臺北為中心，計有 14 支中等學校球隊；南部則是臺南，亦有 10 支球隊，而臺北和臺南，正是全臺在住日本人較多的城市。臺灣體育協會棒球部長速水和彥指出，若能在臺灣各地中等學校普遍成立棒球隊，藉由臺灣地方大會的比賽試鍊，觀眾也會被認真比賽的態度感動而進場看球賽，如此，本島棒球發展則能踏出穩健的步伐。⁸⁰

即便臺灣球隊戰績乏善可陳，主事者仍勉勵各隊選手，不應以圓山球場為最後目標，而應肩負全島精進建設的使命，心態上要有在甲子園與日本各地球隊爭霸的決心和覺醒。1928年7月川村竹治總督親臨現場觀看島內預選賽，更期勉選手們正是臺灣榮譽的代表（臺灣之光），應該發揮臺灣年輕人的精神和意志力，在甲子園展現堂堂正正的運動精神。⁸¹ 該年8月，川村總督因公務返回日本，於神戶登陸後即先直奔甲子園球場，觀看臺灣代表隊臺北工業學校的比賽，可見連臺灣最高層行政官員也極重視此項比賽，故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又有「臺灣大會」之稱（相對於日本的「甲子園大會」）。⁸²

由於臺灣在地理上與日本遠隔重洋，球技水準亦落後日本國內甚多，故一向被以輕蔑的眼光看待，「臺灣」在日本棒球界簡直就是弱隊的代名詞。1929年賽前被日本媒體評為「四流球隊」的臺北一中，以黑馬姿態一路過關斬將，連克前橋

⁷⁹ 甲子園大賽採單敗淘汰制，參賽球隊係由全國 22 個分區預選賽脫穎而出者，均具有相當的實力水準。臺灣球隊的甲子園首勝是 1924 年，臺北商業以 6：2 擊敗金澤中學。前八屆比賽中，僅有臺北一中曾於 1929 年，在連過三關後晉級準決賽（四強）而敗陣，其餘皆在第一或二輪即遭淘汰。見西脇良朋，〈甲子園大會成績一覽表〉，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8。

⁸⁰ 速水和彥，〈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 大會觀〉，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341。

⁸¹ 速水和彥，〈全國爭霸の意識に目ざめた〉，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61-63。

⁸² 〈川村總督神戶上陸 直ちに甲子園に赴き 臺北工業の試合見物〉，《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 8 月 18 日，夕刊第 1 版。

商業（10A：1）、佐賀中學（4：0）、平安中學（5：4），闖進準決賽後，以0：9A敗給海草中學。臺北一中於此屆比賽充分發揮善戰健鬪的精神，守備率（守備成功次數÷守備機會次數×100%）高達9成55，在與賽22校中排名第八，團隊打擊率也有1成95的水準，與1923年首度參賽（同是北一中）相較，頗有改頭換面的姿態。臺北一中晉級四強不僅獲得空前佳績，也令臺灣棒球隊在日本揚眉吐氣，成為具有競爭實力的球隊。⁸³

1931年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異軍突起，並以「三族融合」為該球隊特色——即以臺灣漢人、日本人、原住民為主力球員，被譽為「本邦唯一的特色」。先發陣容中，隊長兼當家主力投手吳明捷乃臺灣（苗栗）人，身高175公分、體重79公斤，如此體格在當時被形容為「巨漢」。其拿手球路為快速球（直球）搭配大幅度曲球（變化球），十分具有威力。吳明捷同時也是強打者，擔任球隊第四棒，島內預選賽打擊率高達7成50。此外，捕手東公文為原住民出身（漢名藍德和），臂力驚人、腳程飛快，以「強肩」、「駿足」聞名，與吳明捷組成強力的投捕搭檔。其他嘉農主力球員有：一壘手小里初雄（日本人）、二壘手川原信雄（日本人）、游擊手上松耕一（原住民、陳耕元）、三壘手真山卯一（原住民、拓弘山）、右外野手福島右男（日本人）、中外野手蘇正生（臺灣漢人）、左外野手平野保郎（原住民、漢名羅保農）。先發九名選手中，臺灣漢人占其二、日本人三名、原住民四人，嘉農隊確實是名符其實的「三族共和」球隊。再者，日本人僅占球隊主力的三分之一，這又是嘉農隊與當時其他主要球隊不同之處。而教練則是來自四國地區，學生時期曾是松山商業棒球隊長及早稻田大學棒球校隊的近藤浜太郎。⁸⁴

1931年7月嘉農在延長賽第十局以11：10險勝臺北商業，取得第九屆全島中等學校棒球賽冠軍，不僅現場觀眾響起如雷掌聲，嘉農球員更是各個熱淚盈眶。⁸⁵此役戰況之激烈，歷經60年後，當年的中外野手蘇正生憶起仍感畢生難忘、宛如昨日發生之事。⁸⁶嘉農奪冠成為本項比賽冠軍旗首次渡過濁水溪以南，

⁸³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79-87、107。

⁸⁴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121；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頁430。

⁸⁵ 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428。

⁸⁶ 鄭三郎總編輯、潘光哲訪問記錄，《嘉農口述歷史》（嘉義：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1993），頁109-122

象徵島內棒球勢力版圖的重整，嘉義開始成為南臺灣的棒球重鎮，不僅實力已足以與北部日本人球隊相抗衡，同時也是首度由臺灣人擔任主力球員稱霸全島、代表臺灣出征甲子園。當嘉農隊在臺北取得冠軍、回到嘉義火車站時，嘉農校長島內庸明、嘉義市尹松岡一衛，率領嘉農學生及市民一千多人熱烈迎接，聚集圍觀的群眾多至十幾、二十圈。全隊返抵後，先至嘉義神社參拜（此為例行性行程），然後冒雨遊行市區，兩旁群眾則燃放鞭炮或鼓掌歡呼，儼然地方一大盛事，同時也帶動南部的棒球熱潮。⁸⁷

由於嘉農隊本身具有三族融合的特色，而甲子園又是全日本棒球界甚至整個體壇的矚目焦點，首戰初試啼聲，即以 3：0 完封神奈川商工，經報紙刊載一躍成為大會的寵兒，已開始具有全國性知名度。次戰再以 19A：7 懸殊差距輕取札幌商業，累積更高的人氣。第三輪又以 10A：2 勝小倉工業而晉級冠軍決賽，至此已締造一連串的驚喜，唯最後以 0：4A 敗給中京商業（按：此年即中京商業達成甲子園賽史上唯一「三連霸」的第一年）。嘉農這一趟「從全島稱霸到全國稱霸」的驚奇之旅雖然功虧一簣，但無異已在日本國內打響臺灣棒球的名號，其勇敢善戰的精神更轟動全日本，而被媒體譽為「天下的嘉農」。⁸⁸

自 1915 年起，甲子園大賽一直是備受日本各界矚目的年度盛事，以 1931 年為例，計有 631 校參加地方預選賽，參加選手多達 1 萬人，進行比賽有七百場次之多。⁸⁹ 而嘉農獲得亞軍席次不僅是臺灣棒球史上在甲子園的最高榮譽，也是當時日本帝國三大殖民地球隊在甲子園所獲得的最高榮譽。⁹⁰ 此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臺灣依然每年派隊參加，但再也無法超越嘉農所締造的佳績。

綜觀臺灣棒球隊在甲子園出賽的成績，自 1923 年至 1942 年間，臺灣共計參加 19 屆的甲子園大賽（1941 年因戰局擴大而停辦），在全日本 22 個地方分區中的成績表現如表二：

⁸⁷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22-131。

⁸⁸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136-143。

⁸⁹ 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439。

⁹⁰ 自 1915 年甲子園大賽舉辦以來，只有 1918 年因米糧暴動事件及 1941 年受戰火波及之故而停辦，二戰結束前之歷屆冠軍皆由日本國內學校獲得，殖民地代表隊最佳成績僅得亞軍。有關甲子園相關資訊，可參考日本高校野球聯盟網站，<http://www2.asahi.com/koshien/stats>，下載日期：2009 年 3 月 12 日。

表二、臺灣棒球代表隊參加甲子園大賽歷年成績表

年度	臺灣代表隊	對手（比數）	成績
1923	臺北一中	立命館中學（4：23A）	首輪遭淘汰
1924	臺北商業	金澤一中（6A：2）、松本商業（2：7A）	第二輪遭淘汰
1925	臺北工業	釜山中學（4：6A）	首輪出局
1926	臺北商業	和歌山中學（3：16）	首輪淘汰
1927	臺北商業	平安中學（3：5）	首輪淘汰
1928	臺北工業	前橋中學（12A：7）、北海中學（3：4）	晉級八強
1929	臺北一中	前橋商業（10A：1）、佐賀中學（4：0） 平安中學（5：4）、海草中學（0：9A）	晉級四強準決賽
1930	臺北一中	大連商業（4：6A）	首輪淘汰
1931	嘉義農林	神奈川商工（3：0）、札幌商業（19A：7） 小倉工業（10A：2）、中京商業（0：4A）	晉級決賽獲亞軍
1932	臺北工業	熊本工業（5：11）	首輪淘汰
1933	嘉義農林	松山商業（1：10A）	首輪出局
1934	臺北商業	市岡中學（2：3）	首輪淘汰
1935	嘉義農林	平安中學（4A：1）、松山商業（4：5）	晉級八強
1936	嘉義農林	小倉工業（4A：3）、育英商業（5：7）	第二輪淘汰
1937	嘉義中學	青島中學（12A：0）、瀧川中學（2：4A）	晉級八強
1938	臺北一中	大分商業（0：4A）	首輪淘汰
1939	嘉義中學	海草中學（0：5A）	首輪出局
1940	臺北一中	京都商業（1：3A）	首輪出局
1942	臺北工業	海草中學（2：3A）	首輪淘汰

資料來源：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8。

上述 19 屆賽事當中，有 12 屆是首輪即遭淘汰出局，第二輪被淘汰有 5 屆，由於 22 支球隊參賽，若第一輪輪空（bye）即是「不戰一勝」，故至第二輪若獲勝亦可能即晉級八強之列，進四強準決賽 1 屆，戰至最後決賽獲得亞軍亦僅 1 屆。若結算總成績則為 12 勝 20 敗，勝率 3 成 75，此即為臺灣棒球隊參加甲子園大賽的歷年總成績，由此可略知臺灣中等學校棒球隊實力在全日本所占的地位。⁹¹

在嘉農崛起的同時，另有一支「純」臺灣學生組成的棒球隊，此即臺中一中棒球隊。該隊除監督（教練）有馬為雄是日本人之外，選手全部為臺灣人。1930 至 1936 年間，曾經四度參加島內預選賽，僅得 1 勝 5 敗、勝率 1 成 67 的成績，

⁹¹ 一般而言，勝率 5 成以上者方有資格被稱為「強隊」，若多年勝率達 5 成以上者，則可稱為「傳統強隊」。以臺灣隊在甲子園參賽總勝率僅 3 成 75，其實距離強隊尚有一段距離。再者，若比較朝鮮、滿洲的歷年成績，更可清楚比較出當時臺灣的棒球水準，但因資料不足之故，僅知滿洲大連商業亦曾得過亞軍，朝鮮球隊則未曾進入決賽。可參見日本高校野球聯盟網站，<http://www2.asahi.com/koshien/stats>，下載日期，2009 年 4 月 24 日。

或許因為戰績並不突出而較少受到矚目。⁹² 除臺中一中之外，臺南二中、屏東農林及臺北中學也是以臺灣人學生為主力參加島內預選賽，至於成績表現則普遍極差，臺南二中參加 3 屆，戰績 0 勝 6 敗，勝率掛零；屏東農林參加過 2 屆，1 勝 3 敗、勝率 2 成 50；臺北中學僅參加 1 屆，0 勝 1 敗、勝率 0。從以上三所學校的歷年戰績來看，頗能顯示臺灣人與日本人棒球隊在實力上的差距。表三再以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最高層級的島內預選賽歷年成績，依戰績排名順序來看各校的實力表現：

表三、日治時期臺灣中等學校棒球戰績排行榜

名次／校名	參加時間	歷年成績	勝率	主力球員
(1) 嘉義農林	1928-1942	33 勝 12 敗	7 成 33	三族融合
(2) 臺北一中	1923-1942	35 勝 18 敗	6 成 66	日本人
(3) 嘉義中學	1931-1942	20 勝 11 敗	6 成 45	日本人
(4) 臺北商業	1923-1942	32 勝 18 敗	6 成 40	日本人
(5) 臺北工業	1923-1942	23 勝 18 敗	5 成 61	日本人
(6) 臺南一中	1923-1942	16 勝 22 敗	4 成 69	日本人
(7) 臺中二中	1931-1937	4 勝 5 敗	4 成 44	日本人
(8) 高雄商業	1940-1941	1 勝 2 敗	3 成 33	日本人
(9) 高雄中學	1926-1942	10 勝 21 敗	3 成 23	日本人
(10) 臺北二師	1931-1941	7 勝 15 敗	3 成 18	日本人
(11) 臺中商業	1926-1942	8 勝 20 敗	2 成 86	日本人
(12) 屏東農林	1935-1936	1 勝 3 敗	2 成 50	臺灣人
(13) 國民中學	1939-1942	1 勝 4 敗	2 成 00	日本人
(14) 臺北二中	1931-1938	1 勝 4 敗	2 成 00	日本人
(15) 臺中一中	1930-1936	1 勝 5 敗	1 成 67	臺灣人
(16) 臺南二中	1932-1935	0 勝 6 敗	0	臺灣人
(17) 花蓮港中	1938-1942	0 勝 5 敗	0	日本人、原住民
(18) 新竹中學	1939-1940	0 勝 2 敗	0	日本人
(19) 臺北中學	1939	0 勝 1 敗	0	臺灣人

資料來源：西脇良朋，〈臺灣予選成績一覽表〉，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9-550。

一般而言，勝率 5 成以上的球隊才夠資格被稱為強隊，亦即勝場數多過敗場數。上表中，最強球隊為嘉義農林，因其主力球員乃來自三種族群，故難以歸類為日本人或臺灣人球隊，姑且以「異軍突起」視之。此外，5 成以上勝率的強隊尚有北一中、嘉中、北工、北商。從地緣來看，北部球隊的實力一向較堅強，南部唯有嘉義一地出現嘉農與嘉中兩支強隊，並自 1930 年代起形成南北對抗的局

⁹² 西脇良朋，〈臺灣予選成績一覽表〉，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50。

面。而嘉義市人口僅 6 萬，因同時擁有兩支強隊而博得「球都」的美名。⁹³ 至於四支以臺灣人為主力選手球隊，排名最高者為第 12 名的屏東農林，通算此四支隊伍的總成績為 2 勝 15 敗，勝率僅有 1 成 18，堪稱極弱的戰績表現，由此亦可知島內臺灣人與日本人中等學校棒球水準的差距。

此外，臺灣球隊在甲子園不僅與日本國內球隊較勁，也曾經三度與滿洲、朝鮮等殖民地棒球隊直接交戰，前後共計取得一勝二敗的成績，分別是 1925 年臺北工業 4：6 釜山中學（朝鮮）；1930 年臺北一中 4：6 大連商業（滿洲）；1937 年嘉義中學 12：0 青島中學（滿洲區代表，因中國山東為日本勢力範圍，青島中學為日本人所辦之學校）。⁹⁴ 唯因對戰僅 3 次，樣本數不足，故無法由此評估殖民地之間中等學校棒球水準的差距。

從臺灣代表隊的甲子園戰績，再到島內預選賽的成績，可知當時臺灣的棒球水準仍落後於日本；至於臺灣島內，則由日本人壓倒性地勝過臺灣人。此與各中等學校成立時間尚短，即便設有棒球隊，不僅隊數少，也尚未歷經長期耕耘，臺灣尚屬棒球發展的後進地區，實力自然相對較日本國內貧弱。然而，藉由棒球比賽的往來交流，一則使得殖民地與母國的關係更為緊密；二則在島內塑造同一陣線、榮辱與共（對抗日本國內）的意識，實有促進日臺一體的融合效用。

（三）主場迎戰與客場出征島外球隊

1917 年起，臺灣棒球發展更從島內對戰延伸為對外競賽——開始在主場迎戰來自島外的球隊。1917 年 12 月北部棒球協會邀請早稻田大學棒球隊來臺進行友誼賽，此為日本國內球隊首度來臺比賽，主辦單位為提倡棒球風氣，特別呼籲歡迎婦女觀眾進場觀看。為此，民政長官下村宏夫人及總督府技師新元鹿之助夫人等貴婦，率先以實際行動響應到現場看球賽。但基於安全考量，謝絕年幼孩童進場看球賽。⁹⁵ 此次比賽場地是在臺北新公園運動場，南側以椰子林、西側以噴水池

⁹³ 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237、263。

⁹⁴ 西脇良朋，〈甲子園大會成績一覽表〉，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548。按：青島中學位於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因當時青島屬於日本勢力範圍，青島中學為日人所設學校，故亦派隊參加，其棒球隊隸屬滿洲地區，選手以日本學生為主。

⁹⁵ 〈婦人觀覽歡迎 幼小なる子供は例外〉，《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2 月 9 日，第 7 版；〈婦人觀覽歡迎〉，《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2 月 28 日，第 2 版。按：早稻田棒球隊是由該校運動部長、日本體育界名人安部磯雄率領，來臺後先至臺灣神社參拜、獻納幣帛等活動，成為此後日本國內球

為界，東、北兩側設出入口，四周則以布幕圍起做為屏障。⁹⁶ 觀眾須購票始得入場，特別席每張 3 圓、普通席每張 1 圓，入場券限定一千張。⁹⁷ 由於早稻田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傳統強隊，故被譽為「本島棒球界未曾有的大事業」。此次乃因早稻田欲赴菲律賓參加比賽，順道先到臺灣進行「熱身賽」。比賽共進行 9 場，早稻田取得 8 勝 1 敗的絕對優勢戰績，由於臺灣當時並無大學棒球隊，故以集中各社會隊之菁英選手組成明星聯隊迎戰，但比賽結果仍然勝負懸殊。⁹⁸ 值得注意的是，邀請島外球隊來臺比賽，有助強化島內棒球界的一體感，即由島內各球隊站在同一陣線，以對抗「來犯」的島外球隊——即便是來自殖民母國，亦屬「外隊」、「外敵」。故當與島外球隊比賽時，報刊雜誌即以「灣軍」稱呼臺灣代表隊，「灣軍」概念的產生，可視為有別於島外隊伍的臺灣一體化之象徵。

由於邀請早大棒球隊來臺比賽廣受好評，此後北部棒球協會及日後成立的臺灣體育協會，即陸續邀請島外球隊來臺友誼賽，並形成一股風氣。1918 年 12 月邀請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臺，共進行 9 場比賽，法政大學亦取得 8 勝 1 敗的壓倒性戰績。⁹⁹ 1920 年 10 月 31 日美國海軍遠東艦隊停泊於基隆港，其所屬棒球隊與臺北明星隊友誼賽，場地在臺北一中校園廣場。¹⁰⁰ 比賽由總務長官下村宏開球，當天適逢天長節，加上與美國球隊比賽令球迷感到新奇，以致盛況空前，觀眾多至幾無立錐之地。比賽結果由美國艦隊以 17A：3 輕取臺北聯隊。¹⁰¹

1921 年 1 月在木村八生（木村組組合長）的奔走之下，邀請美國職業棒球隊一行 14 人來臺進行友誼賽，為迎戰此一強勁對手，特選拔北部各隊菁英組一聯

隊來臺的例行性行程。見〈早大野球軍已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2 月 29 日，第 4 版；〈臺灣神社參拜〉，《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6 年 12 月 30 日，第 5 版。

⁹⁶ 新公園球場乃是 1919 年才整地、種樹、植草而成為臺灣首座棒球場，故此時仍以簡陋設施、臨時搭建做為球場。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763。

⁹⁷ 湯川充雄（北部棒球協會幹事），〈早大對臺灣軍野球大試合觀覽者の注意〉，《運動と趣味》2: 11（1917 年 12 月），頁 33-34。

⁹⁸ 此九場比賽，臺灣對早稻田的比數依序為：1：11；3：7；4：6；4：6；2：19；4：2（臺灣勝）；1：5；3：5；3：5。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40-547。

⁹⁹ 臺灣對法政比數依序為 1：3；2：11；2：8；3：8；7：14；3：4；6：4（臺灣勝）；1：5；3：7。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49-555。

¹⁰⁰ 臺北一中校園廣場雖面積狹小，但亦是早期棒球比賽場地之一，當時曾有美國隊選手擊出大號全壘打飛越球場而擊破學生宿舍的窗戶。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765。

¹⁰¹ 此役雙方實力相差懸殊，美艦隊「擊出」20 支安打，而臺灣隊僅「擠出」3 支安打。唯安田投手賞給對方 7 次三振，個人打第四棒又擊出 2 支安打，受到極大的肯定。見〈米艦キ一ム全臺北に大勝〉，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56。

隊對抗。比賽由臺灣隊先攻，至九局上半結束仍掛零分；而美國隊九局進攻共得 26 分，不但局局有攻勢，而且每局得分依次為 5、5、3、1、3、1、5、3 分。顯示臺灣隊完全無法封鎖美國隊的進攻，報紙形容此次的比賽，不僅雙方實力懸殊，簡直是「小孩與大人玩相撲」、雙方打擊火力有如「石頭與鋼砲」的差距。¹⁰² 此役場地在臺北築地町埋立地（今萬華區昆明街、洛陽街、開封街二段一帶）廣場舉行，採售票制，每張門票高達 5 圓，但仍吸引五千名觀眾進場。¹⁰³ 由於對手是美國職業棒球隊，連媒體亦認為比賽未開始即已分出勝負，看起來比較像是來臺灣進行表演性質的示範賽。誠然，不僅雙方比數為 26A：0，而且臺灣隊僅僅擊出 1 支安打，全場比賽僅有 1 次踏上得點圈（二壘壘包），而且有 10 次失誤。反觀美國職業隊，安打數 30 支，全場 0 失誤，三振對手 8 次，簡直予取予求、如入無人之境。唯川島投手投出 4 次三振，其「優異」的投球內容被評為有如豐功偉業一般。¹⁰⁴ 由於雙方實力懸殊，次役起，改為交換投捕手進行比賽，即雙方 9 名選手中，美國隊的投捕手由臺灣隊派出，其餘仍照舊；反之，臺灣隊方面的投捕手則由美國隊球員擔任，以此變通規則而縮小雙方實力的差距，但結果仍由美方以 8：7 獲勝。第三場則至臺南與南部菁英隊比賽，仍舊以 24 比 0 的懸殊比數獲勝。¹⁰⁵ 雖然臺灣球隊被美國職棒隊痛宰、狂電，但當時能有機會與「棒球祖國」的職業隊進行比賽，實屬難能可貴。

1921 年 10 月美國重型巡洋艦紐奧爾良號（New Orleans）來臺訪問，其棒球隊亦與臺北聯隊比賽，此役過程緊張、扣人心弦，雙方戰至第六局結束以 6：6 平手，七、八、九局雙方掛零，進入延長第十局，臺北隊先馳得點，以 7：6 超前 1 分，原以為勝券在握，豈料十局下美隊連下兩城，反而以 8：7 逆轉獲勝。此役精采之處在於雙方攻擊火力猛烈，而且守備滴水不漏、全場零失誤。比賽在新落成的臺北新公園棒球場舉行，吸引超過 1 萬名以上的觀眾進場，堪稱全臺一大盛事。¹⁰⁶

¹⁰² 〈アメリカン對全臺灣野球戰 二十六對零で破れた〉，《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1 月 9 日，第 7 版。

¹⁰³ 築地町廣場又稱為江瀨街廣場或鐵道部廣場，是鐵道部棒球隊專屬場地，完成於 1921 年。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765。

¹⁰⁴ 〈米國職業球團來征臺灣軍齒も立たず只巧妙の一言に盡く〉，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57。

¹⁰⁵ 〈バッテリーを代へて試合 臺北再敗〉、〈米國職業野球團戰の跡〉，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57-559。

¹⁰⁶ 〈米艦チーム來征 全臺北軍惜敗〉，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59-560。

1920-1921年，上述臺灣組成菁英隊三度迎戰來自美國的球隊，報紙所刊載的賽事報導，即以米（美）國稱呼對方，而以臺灣或日本稱呼我方球隊，認為藉由棒球比賽，可發揮促進日米（美）雙方親善交流的作用。¹⁰⁷ 雖然，當時所謂的臺灣棒球隊，其實全由日本人所組成，但卻不折不扣是臺灣代表隊。而且，當與外國球隊比賽時，又上綱成為代表日本的球隊。可見，棒球不僅對內能揉合各地球隊組成聯軍「共禦外敵」，且對外征戰時在名義上亦有提升殖民地地位的作用。

1920年臺灣體協會成立後，使得全臺的體育事業有統轄指揮的機構，各項運動風氣大為興盛。自1922年起，更加密集邀請日本球隊來臺進行比賽交流。表四即整理各球隊來臺灣比賽的戰績，由此稍可得知日臺之間棒球水準的差距。

表四、1922至1931年間日本棒球隊來臺比賽戰績表

時間	日本國內棒球隊	戰績	臺灣棒球隊
1922年2月	大阪每日新聞社 ¹⁰⁸	7勝1敗	全臺北、全臺中、全臺南、全臺南、鹽水港製糖廠
1922年12月	慶應義塾大學	10戰全勝	全臺北、高商、高雄嫩團、 ¹⁰⁹ 醫專、鹽水港製糖廠
1922年12月	法政大學	8勝1敗	高商、醫專、南一中、鹽糖、高雄嫩團、全臺中
1923年12月	立教大學	7勝1敗1和	臺北、臺南、新竹、高雄各球隊
1923年12月	甲陽中學 ¹¹⁰	1勝2敗	全臺北、高雄嫩團
1924年3月	大阪每日新聞社	10戰全勝	全臺北、全花蓮港、蕃人隊、鹽糖、高雄壽團、南一中、全臺中
1924年10月	帝國軍艦長門隊	0勝1敗	高雄州隊
1924年12月	同志社大學	2勝1敗	麗正、 ¹¹¹ 高雄、鹽糖
1925年12月	長崎高商 ¹¹²	7勝2敗	鐵道部、全臺北、醫專、麗正、全高雄、全臺南、鹽糖

¹⁰⁷ 〈バッテリーを代へて試合 臺北再敗〉，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559。

¹⁰⁸ 大阪每日新聞社棒球隊，乃由各校畢業的棒球選手所組成，其實力被評為與東京各著名大學，如早稻田、慶應、立教、法政等校同等級。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560。

¹⁰⁹ 嫩團乃指高雄實業棒球隊，其於1922年赴日本與各地球隊比賽，為臺灣球隊遠征日本之嚆矢。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565。

¹¹⁰ 甲陽中學位於兵庫縣，為該年夏天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會（甲子園大賽）冠軍隊伍，來臺與全臺北、高雄球隊比賽，是以日本國內高中青棒隊挑戰臺灣社會成棒隊。由於同年也是臺灣首度派隊參加甲子園大賽，唯臺北一中首戰即以4：23懸殊比數慘遭立命館中學淘汰出局，邀請該年的甲子園冠軍隊伍來臺，應該有測試實力的意味。而臺灣派出社會隊應戰，看似不公平，毋寧說是尊敬對手，此因當時臺灣的青棒球隊尚未成熟、實力不足與之抗衡之故。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570。

¹¹¹ 麗正隊即臺北一中校友組成的麗正俱樂部棒球隊。

¹¹² 長崎高商是當時九州地區專門學校的棒球霸主，於該年全國專門學校大賽敗給關西學院而居亞軍。

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587。

1927年12月	山口高商	5勝2敗1和	黑洋俱樂部、南臺俱樂部、 ¹¹³ 交通局、鐵道部、全高雄
1927年12月	立命館大學	3勝2敗	交通局、全高雄、南臺、鐵道部
1928年12月	京都大學	5勝4敗	交通局、鐵道部、全臺中、全高雄、全屏東、南臺
1929年12月	慶應義塾大學	8勝1和	交通局、鐵道部、全臺中、全屏東、全高雄、全嘉義、南臺
1929年12月	諏訪蠶絲中學 ¹¹⁴	8戰全勝	北商、北工、中商、雄中、嘉農、北一中
1930年10月	八幡製鐵所 ¹¹⁵	1勝4敗	鐵道部、交通局
1930年12月	早稻田大學	7勝1敗	交通局、鐵道部、全高雄、全屏東、全嘉義
1930年12月	平安中學 ¹¹⁶	9戰全勝	北工、北一中、北商、嘉農、南一中、花蓮港隊
1931年12月	明治大學 ¹¹⁷	12戰全勝	鐵道部、交通局、全高雄、全屏東、全臺南、嘉農、全臺中、北一中
1931年12月	小倉工、神港商、廣陵中、和歌山商	淘汰賽制 ¹¹⁸	北一中、北工、北商、嘉農、雄中
總計	與臺灣各球隊戰績	144勝32敗5和	勝率8成23

資料來源：整理自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561-681。

上述邀請日本國內球隊來臺比賽，若以現今棒球觀念來看，則臺灣是地主隊，應該算是享有「主場優勢」。而從1917至1931年，此15年間日本國內球隊在臺比賽總成績為144勝31敗5和，勝率為8成23；以此反推，臺灣方面的勝率則為1成77，可見日臺之間的棒球水準相差極為懸殊，地主隊實力不夠、主場優勢亦不足恃。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正後期起，臺灣球隊亦開始進行「島外

¹¹³ 黑洋俱樂部為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所組球隊，南臺俱樂部則是臺南一中校友所組成。

¹¹⁴ 諏訪蠶絲中學位於信州長野縣，乃甲子園傳統強隊之一，來臺與各地中等學校球隊交戰，以橫掃之姿取得八戰全勝壓倒性的對戰優勢。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622-626。

¹¹⁵ 八幡製鐵乃九州地區社會隊，此次為慶祝臺北市制十週年紀念活動而來，原邀請名古屋鐵道隊，因其主力投手生病而改邀八幡製鐵隊。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631-637。

¹¹⁶ 平安中學為甲子園傳統強隊，此次陣中三名選手來自臺灣高砂族出身的能高團，分居投手、游擊、外野位置。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655-657。

¹¹⁷ 明治大學乃該年東京六大學棒球聯盟的冠軍隊，轉戰全臺各地未嘗敗績。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669-675。

¹¹⁸ 本次比賽由日本新聞合同通信社臺灣支社所舉辦，邀請4支日本國內中等學校強隊來與臺灣5支中等學校球隊進行比賽，結果前四名皆由客隊包辦，依序為廣陵（6勝1敗1和）、和商（4勝3敗1和）、小倉（4勝3敗）、神港（5勝3敗）。五至九名則是臺灣球隊，依序為嘉農（1勝2敗）、北一中（1勝3敗）、雄中（0勝3敗）、北商（0勝2敗）、北工（0勝1敗）。島內球隊唯有嘉農與北一中各對日本國內球隊取得1勝成績，臺灣與日本之間棒球實力可謂相差懸殊。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675-681。

遠征」——赴日本國內參加友誼賽。若以現今的棒球觀念來看，此即客場出賽，臺灣球隊的戰績如表五：

表五、1922 至 1931 年間臺灣棒球隊赴島外比賽戰績表

時間	臺灣棒球隊	戰績	日本國內棒球隊
1922 年 7 月	高雄嫩團	7 勝 10 敗	橫濱、東京、沼津、京都、神戶等地各隊
1924 年 6 月	能高團 ¹¹⁹	3 勝 4 敗 1 和	早稻田中學、神奈川一中等 8 支隊伍
1924 年 6 月	鹽水港製糖廠	2 勝 2 敗	南中國遠征 ¹²⁰
1931 年 8 月	交通局滿鮮遠征	5 勝 4 敗	朝鮮遞信部、大連商業等 ¹²¹
總計	各隊	17 勝 20 敗 1 和	勝率 4 成 60

資料來源：整理自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65-668。

1922 至 1931 此 10 年之間，扣除甲子園及都市對抗等正規比賽，臺灣球隊赴島外進行友誼賽的場次僅有 4 次、38 場。相較於島外球隊來臺灣比賽的 181 場，實在相差懸殊。筆者認為，此因臺灣的經濟能力、地理交通、球技實力以及殖民地處境，外出旅行不便等相關因素所造成。1927 年 9 月臺灣體育協會主辦、臺灣日日新報社協辦之「第一屆全島棒球賽」，由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五州選拔代表隊（除新竹為聯隊外，其餘各州由單一球隊代表）進行對抗。為提倡棒球風氣，總督上山滿之進偕同總務長官後藤文夫、文書課長生駒高常、交通局總長木下信等高官親臨現場觀看。此次賽事單日即吸引萬餘名觀眾進場加油，可見備受各地棒球迷的重視。¹²²

¹¹⁹ 能高團球員由「蕃人」（原住民）所組成，以日本國內參觀兼棒球訓練赴日本比賽為名義，經花蓮港廳長江口多次與總督府申請才得准許，而由校長坂本親自率領前往。其交戰對手及比數為早稻田中學（6-6）、神奈川一中（4-3）、愛知中學（2-4）、京都師範（13-3）、八尾中學（0-5）、天王寺中學（7-3）、神港商業（3-25）、廣陵中學（2-3）。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86-587。

¹²⁰ 鹽水港製糖廠隊以實習為名前往中國杭州、蘇州、南京等地參觀，至上海時與當地三井、三菱、鈴木諸會社球隊所組聯隊及美國人球隊各進行比賽 2 場比賽。而鹽糖隊為備戰此次遠征，特徵集全臺灣各製糖所的棒球好手組成菁英隊，陣容頗為整齊。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84。

¹²¹ 交通局隊係受滿鐵俱樂部及大連實業隊的邀請，於代表臺灣赴東京參加全國都市對抗賽之後，回途順道前往朝鮮、滿洲與當地社會隊進行友誼賽，對手則為朝鮮總督府遞信部、朝鮮殖產銀行、朝鮮京城電氣、朝鮮龍山鐵道、大連實業、滿鐵等球隊。其實臺、鮮、滿三地球員皆以日本人為主，僅朝鮮棒球隊曾有少數幾位朝鮮人而已。見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665-668。

¹²² 〈全島野球大會 愈十日から圓山に開戦 試合組合せ決る〉、〈總督と長官 野球大會に臨場選手の奮鬥振を見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9 月 10 日，夕刊第 2 版；〈五州對抗全島野球大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 9 月 11 日，第 5 版。

1929年12月為給予臺灣棒球界注入新氣象，以提升球技水準，臺灣日日新報社特邀請慶應義塾大學棒球隊來臺進行友誼賽。賽前通常進行一定次序的拜會活動，即先參拜臺灣神社，再拜訪總督、總務長官、文教局長，以及臺灣日日新報社等，其中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對慶應球隊說道：

我個人也很喜歡棒球，因為臺灣實力甚弱，如果你們能來做一場示範賽，對臺灣棒球水準將具有刺激的作用。¹²³

人見次郎的一席話，確實代表邀請日本國內球隊來臺友誼賽的目的。果然，首戰即以19比2給臺北C.B隊「一大刺激」（按：C.B乃「交通局遞信部」之簡稱）。次日，連素有「全島一」之稱的鐵道隊也不堪一擊，被慶應隊以10比2擊敗。雖連嚐敗績，但二場比賽皆令滿場觀眾欣賞到精彩的美技演出。¹²⁴此次慶應軍來臺進行9場比賽，戰績8勝1和，臨別前，臺灣體育協會設送別宴會於鐵道旅館，席間文教局長杉本良致詞曰：

因臺日社之鼎力，得迎慶應野球團于本島，為本島運動界異常大刺戟。於我野球界，大有所獲，將來亦望指導及示教。¹²⁵

可見「刺激」、「指導」、「示教」是臺灣在此方面的用意。而慶應大學野球部長小林氏回應致詞則曰：

自受臺日社招到該地，迄今二週間，此間固蒙臺日社之盡力，而體育協會亦大為照料。吾等自溫帶赴熱帶，自熱帶至溫帶比試或見學，此二週間之經過，大有意義，蓋臺日並體協各位所賜，深為感謝。我等未熟球技，其得為本島野球界之參考與否，殊為疑問。然若稍有刺戟則為吾等無上之滿足也。¹²⁶

¹²³ 〈總督以下口を揃へて 慶應選手を激勵す 一行先づ本社に來訪した後 總督、長官、文教局長を歴訪〉，《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12月29日，夕刊第1版。

¹²⁴ 〈本島野球史上の大偉觀 圓山原頭この一戰 慶應の堅壘破るに術なく C.B に十九對二で慘敗ファンは妙技に陶醉〉，《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12月29日，第7版；〈さすがに鐵團 よく慶應軍に肉薄 觀眾萬餘スタンドに溢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12月30日，第5版。

¹²⁵ 〈慶大選手離臺 最後午餐會 九日在鐵道旅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5年1月10日，第4版。

¹²⁶ 〈慶大選手離臺 最後午餐會 九日在鐵道旅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5年1月10日，第4版。

對於日本國內球隊而言，來臺灣除了球技交流之外（此點實收效有限），亦有將「征臺」當作「修學見物」（校外參觀、旅行教學）和冬季移地訓練的用意（臺灣是日本的國境之南，相較之下氣候溫暖，故多於歲末年終之際來訪）。¹²⁷ 慶應棒球隊先前曾來臺訪問，此次再度蒞臨，對於圓山球場設備大幅改善，以減少出現不規則彈跳的情形印象深刻。該隊腰本壽教練亦在臺北放送局，透過麥克風的傳送，呼籲球迷踴躍進場看球賽。此次邀請賽票價分為：特別席（2 圓）、普通席（1 圓）、學生及軍人（50 錢）。在臺期間則受慶應校友所組成的臺北三田會盛情招待。¹²⁸

1933 年 1 月法政大學棒球隊來訪，陣中有數名臺灣原住民出身的選手，特別吸引觀眾目光。1 月 11 日與臺北 C.B 隊交戰，總督中川健藏亦偕夫人及兩位女兒臨場觀戰。¹²⁹ 1933 年 12 月臺灣日日新報社邀請立教大學來臺與臺北交通局及鐵道隊友誼賽，從主辦單位在報紙所刊載的注意事項，可知當時的比賽情形：

- （1）攻守先後順序不定，有時立教先攻休息區在一壘側、有時雖先攻但在三壘側有時又由臺灣球隊先攻，但休息區亦時而一壘、時而三壘，可見當時尚未實施如今日般之主客場制度。
- （2）由於未有夜間照明設備，比賽通常於下午 1 點開始，中午 12 點即施放煙火二發作為信號，提醒觀眾已可入場。
- （3）入場券，一般成人票每張 1 圓，軍人、學生 50 錢，兒童 30 錢。但軍人須穿軍服、學生應著制服、戴制帽。¹³⁰

1934 年 5 月鐵道部、C.B 隊、專賣局等三隊組成「社會人野球聯盟」，定期舉行比賽，臺灣棒球發展開始邁進業餘成棒聯盟的時代。¹³¹ 1935 年早稻田大學

¹²⁷ 事實上，除棒球之外，其他運動項目也常見將臺灣視為冬季移地訓練的基地。例如，為備戰 1940 年東京主辦的奧運會（後因戰爭之故取消），日本女子田徑代表隊在 1939 年初來臺訓練，並與臺灣各地選手切磋競技。這些來自日本國內的選手，曾在報紙發表其訓練的心得感想。見〈臺灣印象記：オリンピック女子選手から〉，《臺灣時報》，昭和 4 年 3 月，頁 82-88。

¹²⁸ 〈我等の選手 慶軍けふ著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12 月 27 日，第 7 版；〈臺北三田會歡迎宴〉，《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12 月 29 日，第 4 版。

¹²⁹ 〈法政對 C.B 團比試 九對二法政優勝〉、〈總督、軍司令官相繼往觀〉，《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1 月 13 日，夕刊第 4 版。

¹³⁰ 〈本社招聘立教野球團 島都比賽日程及注意〉，《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12 月 31 日，第 4 版。

¹³¹ 〈島都球界統一成る 鐵、C.B、專賣加はり 社會人野球聯盟 廿三日に發會式を舉ぐ〉，《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 5 月 12 日，第 7 版。

再度來訪，被鐵道隊以 8A 比 4 擊敗；第二場由 C.B 隊迎戰早稻田，雙方展開打擊戰（皆擊出 15 支安打），鏖戰至延長賽第 10 局，早大才以 1 分險勝。早稻田來臺比賽，幾乎保證票房爆滿，不但球迷捧場，連總督中川健藏、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內務局長小濱淨鑛也親臨現場觀賽。¹³² 再者，此次早大來臺進行 10 場比賽，以 9 勝 1 敗戰績作收，雖仍是勝多敗少，但從比賽的內容過程來看，顯示臺灣球隊實力逐漸與日本國內強隊接近，不僅足以威脅、甚至已有能力擊敗之。¹³³

（四）臺、滿、鮮殖民地棒球結盟與對抗

1924 年 1 月滿洲、朝鮮、臺灣欲籌組殖民地競技聯盟，進行各種運動項目的對抗比賽。此議一起，臺灣體育協會大表贊同，立即表達選派棒球隊參賽的意願，並交付棒球部編列預算。亦即，若在臺北進行比賽，約須經費 2,000 圓，若遠征滿洲（大連）須花費 3,710 圓，朝鮮（京城）遠征則須 3,180 圓，雖後來未能實施，至少已提出討論。¹³⁴ 1931 年 7 月為提升全國體育風氣，及討論中等學校棒球規定，特於奉天（瀋陽）召開全國體育主事會議，殖民地競技聯盟的構想再度被提出，此次計畫較先前更為具體，即由三地每年輪番舉辦一屆，依序為臺北、京城、大連，並決定先從棒球和游泳二項開始進行。除運動競技之外，並期望藉此促進殖民地之間的交流，達到友誼親善之目的。但由於僅舉辦一、二項並不具備奧林匹克形式；如果規模大、項目多，又因各殖民地之間交通遼遠，內部狀況差異極大，討論結果認為現階段實不可能施行。例如滿洲土地有半年處於冰雪封閉，而臺灣則常年皆夏，又位處國境之南，比較適合與華南、南洋等地進行交流比賽。¹³⁵

¹³² 〈早稻田初陣の日 觀眾球場に溢る 長官の處女球で試合開始 大熱戦にただ恍惚〉、〈天晴れ 渡邊の快投 早大は攻守共不調の一戦 8A 對 4 鐵團・早大を殲す〉，《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 月 4 日，第 7 版；〈上位打者の猛打に 兩軍打撃戦を展開 激戦遂に十回 11 對 10 早大・C.B を屠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 月 5 日，第 11 版；〈早大對鐵團 C.B 三四兩日初比賽 觀眾無數擁到圓山球場〉，《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 月 5 日，第 12 版。按：此次賽會首創由飛行士駕駛飛機至球場上空，將球投至投手丘，再由總務長官平塚廣義舉行開球儀式，此亦算是一項創舉。

¹³³ 〈九勝一敗の好績を残して 早大野球部員離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 月 19 日，夕刊第 2 版。

¹³⁴ 〈植民地對抗選手權大會物に成らず〉，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578-579。

¹³⁵ 臺灣出席此次全國體育主事會議的代表為體育協會幹事村橋昌二。見〈日本三大殖民地をスポーツで結ぶ計畫〉，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668-669。

1930 年代，臺灣體育發展開始進入極盛時期；至 1935 年，更是臺灣體育史上極重要的年度。從該年春天，建功神社奉納競技大會揭開序幕，舉行全島田徑、軟硬式網球、相撲等比賽。夏天，邀請菲律賓來臺進行游泳對抗賽。秋天，則為慶祝始政四十週年，臺灣體育協會決議趁舉辦臺灣博覽會之機，順便邀請滿洲、朝鮮兩地的棒球隊和田徑隊來臺舉行比賽。¹³⁶ 尤其滿洲和朝鮮同意派隊來臺參賽，不但是空前壯舉，更具有藉運動競賽將臺灣、滿洲、朝鮮等「三外地」（殖民地）連結一起的意義。¹³⁷ 同時，此次臺、滿、鮮對抗賽，亦可將三地的運動水準作一比較。在棒球方面，臺灣隊乃由實力較強的交通局、鐵道部、專賣局等，組成「臺北聯隊」；滿洲隊是由大連實業隊代表，是該年日本都市棒球對抗賽的代表球隊，實力在滿洲各隊中首屈一指；朝鮮代表隊則以朝鮮殖產銀行隊為主體，再徵召其它球隊的菁英組成「京城聯隊」，論實力，亦在朝鮮獨占鰲頭。此兩支球隊實力之強勁，當時被評為具有東京六大學棒球聯盟的水準，雖然其投手是較弱的一環，但仍令臺灣隊有「大軍壓境」的感覺。¹³⁸ 滿洲隊於正式比賽前即抵達臺灣，先與高雄聯隊、嘉義聯隊進行熱身賽，結果以 6-0 完封高雄，全場甚至未曾讓高雄隊踏上三壘壘包。次役再以 11A 比 2 擊敗嘉義隊，兩戰皆輕鬆獲勝。¹³⁹ 在臺北圓山球場的正式比賽，採門票制，入場費為：特別指定券 5 圓（三天的比賽皆通用）、一般券（每張一場 1 圓）、學生及軍人券每張一場 50 錢。¹⁴⁰ 比賽採循環制，由滿洲隊二戰全勝奪冠，朝鮮隊一勝一敗居次，臺灣隊二連敗殿後，此結果大致可以顯示三地棒球水準的落差。¹⁴¹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號稱「臺滿鮮三地棒球對抗賽」，其實各隊球員都由日本人組成，這代表隨著日本在殖民地

¹³⁶ 〈建功神社奉納競技でスポーツの開幕 ここも非常時豪華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 月 14 日，第 7 版。

¹³⁷ 〈記念博をとして空前の一大對抗競技滿洲側も快諾して スポーツに結ばる三外地〉，《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4 月 21 日，夕刊第 2 版。

¹³⁸ 宇佐見守（臺中第二中學校教諭）：〈臺灣運動界秋の豪華版〉，《臺灣時報》，昭和 10 年 10 月，頁 109-111。

¹³⁹ 〈大連の成松投手に 全高雄を完封さる 六對〇三壘さへ踏め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0 月 10 日，第 6 版；〈11A-2 滿洲團快勝 對嘉義團野球戰〉，《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0 月 13 日，第 9 版。

¹⁴⁰ 〈臺灣外地對抗野球大會 圓山球場で〉，《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0 月 10 日，第 6 版。

¹⁴¹ 戰績為朝鮮 8 比 2 勝臺北；滿洲 10 比 2 勝臺北；滿洲 3 比 1 勝朝鮮。見〈二戰二勝して 滿洲團が優勝す 臺滿鮮對抗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10 月 21 日，第 7 版。

的勢力擴張，也將棒球運動在其勢力範圍進行拓展。

1936年為慶祝關東州始政三十週年紀念，滿洲日日新聞社亦主辦「外地對抗野球大會」，邀請朝鮮及臺灣代表隊至滿洲與大連實業隊、滿洲俱樂部隊進行對抗賽。臺灣隊由鐵道部及遞信部兩支球隊組成聯軍遠征大連，名為臺北交通局隊。¹⁴²自30年代起，臺灣、滿洲、朝鮮藉由舉行棒球比賽，使得殖民地之間的體育運動有更密切的交流。

（五）收音機轉播棒球比賽

拜現代科技之賜，臺灣開始流行透過收音機轉播運動賽事，讓人們可以不必親臨現場亦可同步知悉戰況。且因僅能耳聞、無法目睹，而產生另一番緊張、刺激的感覺，棒球堪稱最受歡迎、也最具代表性的球賽轉播項目。1928年臺灣總督府設立臺北放送局開始推展廣播事業，隨後收音機的普及速度相當迅速，臺灣人開始享受這項現代化文明的生活器具。¹⁴³臺北放送局自1929年起，為服務廣大棒球迷，與東京放送局合作，實況轉播日本棒球年度盛事——早慶野球戰。¹⁴⁴據主管廣播事業的交通局遞信部部長深川繁治表示：

臺灣廣播的特色是，首先要讓內地文化得以延長，讓民眾接觸到內地重要都市的各種活動；其次則是要將內地語、內地嗜好等傳授給本島人，同時也要讓在臺內地人瞭解本島人心聲與喜愛本島人的嗜好，亦即要對促進內臺融合有所貢獻。¹⁴⁵

從運動的角度來看，在臺灣可同步收聽日本的早慶戰，顯示其熱烈戰況延燒

¹⁴² 〈全臺北野球團ガ勇躍！大連に遠征 外地對抗試合に出場のた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1年8月25日，夕刊第2版。

¹⁴³ 吳新榮（日治時期開業醫兼新文學及社會運動者）日記即有關於購買收音機是邁入文明生活的記載：「昨日，臺灣放送局協會來勸誘購置收音機。半強迫性地買了一部，國際牌、五燈管，時價七十五元的高級品……自此，我一家人始受現代文明之利器的恩惠，踏進文化生活的第一階段。」見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戰前）》（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頁71。

¹⁴⁴ 臺北放送局（廣播電臺）於1928年12月22日開局，在當時，民眾若要收聽廣播除需付費外，還要取得廣播收聽執照，收聽廣播更成為一種時尚流行。1930年代的臺灣，透過廣播就可在短時間內傳遍全島五百萬人，是臺灣總督府用來普及日語、推行皇民化，增進人民認同感的重要工具之一。見高傳棋編，《臺北放送局暨臺灣廣播電臺特展專輯》（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8），頁5-7。

¹⁴⁵ 深川繁治，〈諸外國ラヂオの施設と臺灣〉，《臺灣遞信協會雜誌》88（1929年2月），頁12。

來臺，也象徵經由棒球比賽更拉近臺灣與日本之間的距離。¹⁴⁶ 亦即，藉由收音機轉播棒球賽，具有促進臺灣與日本國內達到「共時性」(Synchronization) 的效果，而這種共有的收聽感覺會使收聽者之間產生所謂的「連帶感」。¹⁴⁷

1930 年臺灣開始派隊參加東京日日新聞社及大阪每日新聞社聯合舉辦的「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社會成人棒球)，¹⁴⁸ 並由臺灣體育協會、大阪每日新聞社臺灣支局先行舉辦島內預選賽，各地球隊經過比試以決定派遣隊伍。由於是社會隊層級的競賽，故成為臺灣棒球界最受矚目的比賽，臺灣亦由此進入「從全島爭霸到全國爭霸」的成棒年代。¹⁴⁹ 該年，由鐵道部與遞信部 C.B 隊合組成臺北交通局隊、中部及南部球隊組成聯隊形式的「全高雄」和「全臺中」隊於圓山球場進行選拔賽，最後由臺北隊勝出。¹⁵⁰ 至東京征戰後，由於戰績輝煌而引起全國棒球界的注意，也更打響臺灣棒球的名聲。¹⁵¹ 赴東京明治神宮外苑球場參加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不僅是臺灣棒球界、更是全臺體育界的年度盛事。1931 年臺北交通局棒球隊取得臺灣區代表權，出發前先至臺灣神社參拜，由宮司山口透親自領飲神酒以祈求戰勝；再由總督中川健藏、文教局長安武直夫、臺北市尹內海忠司、體協幹部速水和彥等人致辭勉勵並設宴送行，可見備受重視。¹⁵² 此年，交通局先擊敗龍山鐵道與大阪聯隊，觀眾人數分別為 4 萬及 5 萬人；晉級準決賽遭遇衛冕隊東京俱樂部，觀眾更多達 8 萬人之多，此一盛況讓來自臺灣的選手皆深

¹⁴⁶ 當時一般棒球比賽的門票大約 1 圓至 2 圓(普通席與特別席價位不同)，而早慶戰則高達五圓至十圓，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見〈早慶野球戰の 狂氣沙汰な前景氣 一枚の切符に五圓十圓のプレミアム〉，《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10 月 12 日，夕刊第 2 版。

¹⁴⁷ 何義麟，〈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0)，頁 307。

¹⁴⁸ 日本全國都市棒球對抗賽起於 1927 年，將全國劃為 16 個分區，每區以城市為單位，選派一支代表隊參賽。此賽事屬於社會隊業餘成棒性質，與高中青棒性質的甲子園大賽同樣盛行至今。滿洲、朝鮮在第三屆(1929 年)起即派隊參賽，臺灣則於第五屆才開始參加。見〈第三回全國都市對抗野球戰 出場チーム試合日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 7 月 26 日，夕刊第 2 版。

¹⁴⁹ 〈初めて全國都市對抗戦に出場〉，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626-627。

¹⁵⁰ 〈全國都市對抗戦に臺灣からも出場〉、〈鐵、C.B が合併して 交通チームを編成 全高雄、臺中團も出場〉，《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6 月 25 日，夕刊第 2 版。

¹⁵¹ 會田治平，〈一九三一年の臺灣のスポーツ界 私は斯く見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2 月 7 日，第 6 版。

¹⁵² 〈交通團選手送別會 市尹祝以奮鬥〉、〈選手一行 廿三日出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7 月 23 日，夕刊第 4 版；〈交通局野球 遠征首途〉，《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7 月 24 日，夕刊第 4 版。

感震撼。¹⁵³ 此戰亦頗受臺灣棒球迷關切，臺北放送局接收東京放送局（J.F.A.K.）短波，同步向全島即時播送賽況。可惜最後以 5 比 9 被東京隊所擊敗，成績止於四強。¹⁵⁴ 臺北交通局隊在東京比賽結束後，翌日起程遠征朝鮮和滿洲，與京城（今韓國首爾）、大連等地棒球隊進行友誼賽。¹⁵⁵ 1932 年 6 月臺北放送局亦對市內舉行的少年棒球賽進行即時實況轉播。¹⁵⁶ 1932 年 7 月在臺南舉行春季軟式棒球賽決賽，是臺南放送局開局以來首次播送棒球賽。¹⁵⁷ 該年的全國中等學校棒球賽（甲子園大賽）臺灣區預選賽，係由南、北部各自進行預選賽，分別選出一隊爭奪臺灣代表權。臺南放送局亦對南部預選賽進行全程立即實況轉播。¹⁵⁸ 同年 8 月，臺北、臺南放送局同步接收熊本放送局，轉播全國都市對抗賽準決賽及決賽。¹⁵⁹ 1932 年 8 月臺灣體育協會邀請四國地區的高松商業來臺與臺北工業、臺北一中舉行友誼賽，臺北放送局亦自圓山球場全程轉播。¹⁶⁰ 1932 年 9 月透過臺北放送局的轉播，臺灣球迷聽眾亦可同步收聽於明治神宮外苑棒球場舉行的東京六大學棒球聯盟的比賽。¹⁶¹ 1933 年的大阪甲子園大賽，臺北放送局更自開幕戰起（佐賀師範對橫濱商業），不論對戰組合有無臺灣隊，亦全程且場場直播。同年 11 月的明治神宮體育大會棒球賽，臺灣亦做實況轉播。¹⁶² 1935 年 5 月臺中放送局成立，亦開始加入轉播球賽的行列。¹⁶³ 至此，進入全島北、中、南皆有

¹⁵³ 交通團記錄係，〈都市對抗及鮮滿遠征記錄〉，《臺灣鐵道》232（1931 年 10 月），頁 8-20。

¹⁵⁴ 〈都市對抗野球の臺北東京戰 明午前十一時四十五分 中繼で放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8 月 8 日，夕刊第 2 版；〈都市對抗野球九對五 臺北被東京所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8 月 10 日，第 4 版。

¹⁵⁵ 〈交通野球團 滿鮮遠征 十日東京出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8 月 12 日，夕刊第 2 版。

¹⁵⁶ 〈臺北市內少年野球大會の實況 臺北市新公園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

¹⁵⁷ 〈臺南で野球の中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7 月 3 日，第 4 版。

¹⁵⁸ 〈中等學校の野球大會 臺南で中繼放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7 月 16 日，第 6 版。

¹⁵⁹ 〈都市對抗野球 神宮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8 月 7 日，第 4 版。

¹⁶⁰ 〈野球の中繼（臺北）午後一時二十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8 月 26 日，第 4 版。

¹⁶¹ 此日轉播為早稻田對立教大學的比賽。見〈六大學顔を揃へて 秋のリーグ戦開始 東京明治神宮外苑野球場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 9 月 23 日，第 6 版。

¹⁶² 〈明治神宮體育大會 野球試合實況 東京明治神宮外苑より中繼〉，《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11 月 2 日，第 6 版。

¹⁶³ 〈臺中放送局 開局盛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 5 月 13 日，第 8 版；〈臺中放送局三周年記念 選抜中等野球 北工、嘉中、中商 十五日水源地球場で〉，《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5 月 14 日，第 8 版。

電臺轉播球賽的年代。總之，自 1930 年代起，臺灣透過廣播電臺收聽棒球賽已與日本國內完全一致，即便非臺灣球隊出賽的場次亦可同步收聽。¹⁶⁴

雖然自 1930 年代起，臺灣棒球的技術水準有大幅度進步，但仍未興建大型的棒球場，被評為本島之恥。論者以日本為例，自明治 20 年代，棒球開始興起之後，東有六大學（東京）、西有甲子園（大阪），各有大型的標準棒球場可供進行重大比賽。而臺灣雖然號稱每年有一億數千萬圓的財政收入、有六億圓的經濟生產力，但一直以圓山運動場作為棒球比賽的主要場地。圓山運動場乃是 1923 年，當時的太子來臺巡視所緊急建造而成的綜合性運動場，並非棒球專用場地，地面不平整而且布滿碎石子，比賽棒球經常出現不規則彈跳，實在不適合舉辦球賽。論者再以甲子園球場為例，當初阪神電鐵公司興建甲子園球場，提供大阪朝日新聞社、大阪每日新聞社舉辦大型棒球賽，每年計有 14 項賽事，大約共有 60 萬名觀眾搭乘阪神電車，平均每人以 30 錢車資計算，即有 18 萬圓收入。若再加上其他小型球賽及球迷、觀光客，約有 40 萬人，合計就有百萬人搭乘，每年就會增加 30 萬圓收入。臺灣似可做效之，即由鐵道部負擔經費、率先興建理想的棒球場，則臺灣從北到南都可以搭乘火車觀看球賽，對鐵道部的營收也將有所挹注。¹⁶⁵ 可惜直到戰後，臺灣仍未出現符合國際標準的棒球專屬場地。

1937 年原訂於 11 月舉辦之全島支部棒球對抗賽，由於受戰事影響，各隊球員多有被徵召入營者，遂停止舉行。¹⁶⁶ 1938 年隨著戰火蔓延及戰事擴大，皮革製品原料開始受到管制。舉凡豬皮、牛皮、馬皮等，除皮鞋（靴）以外，禁止其他用途的製作。這項措施對於社會大眾生活的影響極其重大，體育界也深受打擊，許多球具如棒球手套和球都受到禁止。¹⁶⁷ 雖然戰爭時期的體育運動受到限制，但自日治初期引進的棒球運動，經歷數十年的發展已奠定紮實的基礎，時至今日，仍是深受臺灣人喜愛的運動競賽之一。

¹⁶⁴ 〈臺北放送局 大會全試合を中繼放送〉，《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 8 月 13 日，夕刊第 2 版。

¹⁶⁵ 〈野球大運動場を建設せよ これの無いのが臺灣の恥だ〉，《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 1 月 21 日，第 2 版。

¹⁶⁶ 〈全島支部對抗野球 今年は中止〉，《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 10 月 19 日，第 8 版。

¹⁶⁷ 〈靴以外の革製品は一切製造を制限 野球其他スポーツ界に打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 6 月 20 日，夕刊第 2 版。

四、結論

日治時期，臺灣的體育組織被置於日本總體架構之下，即便在人事經費上也受到剝削，但整體而言，仍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不但在島內舉辦地方性及全島性賽事，1920年代起更被統治者計畫性地加入日本帝國競賽圈的行列，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參賽，累積經驗、檢討改進失敗的原因，使得運動技術水準明顯有所提升。¹⁶⁸ 然而，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其實與該項運動在日本國內的競技水準和發展成熟度密切相關，以當時臺灣最為盛行的網球和棒球來看亦是如此。

日本的網球運動於1890年起逐漸盛行，此時間點與臺灣受日本統治相近，當時渡臺人士即將此項當紅的時髦運動引進臺灣。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盛行的網球是學自西方但加以改變形式和規則，發明出「日本式網球」，亦即俗稱的軟式軟球。而渡臺的網球愛好者在日本原本就屬於「軟球派」，就技術面而言，軟網比硬網容易上手——軟網易學難精，硬網則難學難精。再論設備、費用等方面亦對軟網發展較為有利，故而影響臺灣網球呈現先軟後硬的發展走向。1920年代起，由於日本加入國際網球競爭行列，故大力提倡硬式網球，甚至提出「廢軟改硬」的主張，但在臺灣則成效不彰，一直是軟盛於硬的局面。至於島內的網球競爭則是臺灣人後來居上技壓日本人，至1930年代起臺灣人甚至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此與當時臺灣各項運動競賽皆由日本人居於領先地位明顯不同。是故，就競技實力而論，網球（軟式）是日治時期臺灣人最足以與日本人分庭抗禮、甚至技壓日本人的運動項目，堪稱是臺灣人最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球類運動。

至於日本的棒球運動則起於1870年代，至1890年代日漸興盛，在此運動熱潮影響之下，許多渡臺日人本身即是棒球愛好者，所以將原本在故鄉從事的棒球運動引進島內。1910年代起臺灣開始有正式的棒球競賽組織，1920年代起更與日本國內的比賽連成一氣，使島內的棒球比賽成為日本帝國的地方預選賽，也使臺灣的棒球風氣和競技水準獲得大幅度的提升。從歷年交手戰績來看，顯示臺灣棒球代表隊與日本國內球隊的實力尚有一大段差距，可知當時臺灣的棒球水準仍

¹⁶⁸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頁269。

普遍落後於日本。再看島內的棒球發展，從事棒球運動者是日本人遠多於臺灣人，論戰績亦是以日本人為主力的球隊實力較堅強，臺灣人唯有以「三族融合」著稱的嘉農隊足以與日本人球隊相抗衡，顯示島內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棒球實力仍然相去甚遠。甚至與滿洲、朝鮮相較，臺灣的棒球實力仍是敬陪末座，以致迎戰島外球隊時必須經常以「聯軍」方式對抗。

網球與棒球同為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的火車頭，而臺灣人的網球競賽表現則比棒球亮麗，為何如此？若從運動屬性來看，網球比較偏重個人技巧，而且比賽僅分為單打及雙打，較不須要團隊作戰的默契配合。棒球則除個人技巧之外，更強調團體作戰。雖然網球和棒球皆屬於技術層次頗高的競技項目，但棒球場地較開闊，除九個不同守備位置必須密切配合之外，每個人還得要熟練打擊和守備技巧，除了勤加練習個人基本動作，還須集體操練以確保戰術的有效執行，其複雜程度更在網球之上。此外，棒球也是一項昂貴的運動，球、球衣、球鞋、球棒、手套、壘包等都開銷龐大。除技術和球具之外，廣闊的場地建造和維修保養、以及參加比賽的經費負擔也是發展棒球的門檻。是故，棒球運動無法速成，球技和觀念必須從小訓練，至少經過數年才有小成。若論經濟能力，能夠負擔網球或棒球開銷的臺灣人其實不在少數，但一般觀念認為，從事體育運動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徵，而網球比較屬於紳士運動，個人將球技練好即可參加比賽，而且中年以上人士仍適合打網球，這是和棒球極大的不同之處。

然而，臺灣的殖民地處境使得體育運動被賦予許多競技場外的意涵。由於運動場上講求公平競爭，參與者在一致的比賽規則之下以實力分勝負，若與臺灣人在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方面所受到的待遇相比較，則體育運動算是殖民地人民比較可以獲得公平對待的場合——只要實力夠強的話。例如網球，單打比賽是以個人為主體，此時不論對手是臺灣人或日本人，經由抽籤決定賽程，進入比賽就全力打敗對方。至於網球雙打則須二人之間打法、戰術、默契互相配合，雙打比賽也經常出現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搭檔組合，更遑論團體比賽多位選手中臺灣人與日本人皆有。是故，運動比賽是一種多元層次的競爭，臺灣人與日本人是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日本／臺灣，或者殖民／被殖民的二分法可以區分。講究團體作戰的棒球運動更是如此，有時視選手所代表的學校、單位、

地區或國家而轉換其競爭者角色，例如在全島比賽中，某位棒球選手代表其學校或地區，則其他球隊都是要打敗的對象；但若比賽提升至與島外球隊對抗，則臺灣各地球員則變成一種榮辱與共、槍口一致對外的合作伙伴，此時日本人／臺灣人的身分則不若平常彰顯。所以，運動比賽亦有助於跨越族群藩籬，促進日臺一體的融合作用。

本文以網球和棒球為例指出，即便臺灣的競技水準尚未達到與國際競爭的境界，但在日治時期已步上良好的發展軌道則是不爭的事實。從 1920 年代起，網球和棒球的發展漸臻於興盛，至 1930 年代更逐漸邁向成熟，與滿、鮮、日等地相較量，實力差距亦有日漸縮小的態勢。此後由於戰爭的緣故，發展遂告中挫，直到戰後，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棒、網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的發展。

引用書目

-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1911年。
-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1944年。
-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17-1929年。
- 北村敏
- 1933 〈臺灣體育協會陸上競技部の回顧〉，收於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頁242。臺北：臺灣體育協會。
- 交通團記錄係
- 1931 〈都市對抗及鮮滿遠征記錄〉，《臺灣鐵道》232: 8-20。
- 伊藤猛三郎（編輯）
- 1915 〈發刊の辭〉，《臺灣運動界》1(1): 1。
- 宇佐見守
- 1935 〈臺灣運動界秋の豪華版〉，《臺灣時報》，昭和10年10月，頁109-111。
- 竹村豐俊
- 1933 〈デブイス・カップ戦とは？〉，《臺灣時報》，1933年9月，頁150-154。
- 西脇良朋
- 1996 〈甲子園大會成績一覽表〉，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8。兵庫：編者。
- 1996 〈臺灣予選成績一覽表〉，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549。兵庫：編者。
- 西脇良朋（編）
- 1996 《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兵庫：編者。
- 何義麟
- 2000 〈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93-31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 村橋昌二
- 1923 〈我が庭球の新興策〉，《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1月11日，第7版
- 1926 〈過去十年間の本島に於ける運動競技の推移〉，《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 152-157。
- 1927 〈硬球と準硬球と軟球〉，《臺灣教育》298: 71-73。
- 1928 〈臺灣の體育運動〉，《臺灣時報》，昭和3年1月，頁30-33。
- 辛德蘭
- 2006 〈日治時期臺灣的大日本武德會（1900-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2: 1-26。
- 林丁國
- 2009 〈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表孟宏（編）
- 1988 《日本庭球史（続）：榮光の国民体育大会》。東京：遊戯社。

音羽守

- 1922 〈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13 日，第 4 版。
1922 〈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15 日，第 4 版。
1922 〈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五)〉，《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17 日，第 8 版。
1922 〈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六)〉，《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19 日，第 4 版。
1922 〈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八)〉，《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21 日，第 4 版。
1922 〈既往二十年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九)〉，《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9 月 22 日，第 7 版。

晏山農

- 2002 〈猛虎蛟龍 場上生風〉，收於莊永明編，《臺灣世紀回味》，頁 119-121。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傳棋（編）

- 2008 《臺北放送局暨臺灣廣播電臺特展專輯》。臺北：臺北市文化局。

張日剛

- 1988 〈軟式庭球が戦前の大韓民国に残したもの〉，收於表孟宏編，《日本庭球史（続）：榮光の国民体育大会》，頁 928-932。東京：遊戯社。

張良澤（編）

- 1981 《吳新榮日記（戰前）》，臺北：遠景出版社。

深川繁治

- 1929 〈諸外國ラヂオの施設と臺灣〉，《臺灣遞信協會雜誌》88: 10-13。

速水和彦

- 1932 〈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 大會觀〉，收於湯川充雄編，《臺灣野球史》，頁 341-342。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1996 〈臺灣予選大會に就いて〉，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31-32。兵庫：編者。
1996 〈全國爭霸の意識に目ざめた〉，收於西脇良朋編，《臺灣中等學校野球史》，頁 61-62。兵庫：編者。

惠谷壽

- 1931 〈硬球の今昔〉，《臺灣鐵道》234: 47-53。

森永信光

- 1910 〈臺北庭球界〉，《臺灣時報》，明治 43 年 1 月，頁 30-33。

游鑑明

- 2000 〈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 1-75。

湯川充雄

- 1917 〈早大對臺灣軍野球大試合觀覽者の注意〉，《運動と趣味》2(11): 33-34。

湯川充雄（編）

- 1932 《臺灣野球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黃英貴（主編）、陳慶春（翻譯）

- 1988 〈中華民國軟式庭球八十年史〉，收於表孟宏編，《日本庭球史（続）：榮光の国民体育大会》，頁 911。東京：遊戯社。

會田治平

- 1931 〈一九三一年の臺灣のスポーツ界 私は斯く見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2 月 7 日、第 6 版。

蜂谷彬

- 1922 〈昨年の我が庭球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 1 月 31 日、第 8 版。

裏川大無

- 1935 〈臺灣雜誌興亡史(四)〉、《臺灣時報》、昭和 10 年 5 月、頁 118-127。

緒方武歲（編）

- 1938 《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

臺灣體育協會（編）

- 1923 《財團法人臺灣體育協會ノ沿革》。臺北：臺灣體育協會。

- 1933 《臺灣に於ける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

鄭三郎（總編輯）、潘光哲（訪問記錄）

- 1993 《嘉農口述歷史》。嘉義：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校友會。

鄭良一（編著）

- 2004 《奧林匹克運動會 100 年紀念》。臺北：胡氏圖書公司。

謝仕淵、謝佳芬（合著）

- 2003 《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果實出版社。

靈峰

- 1916 〈野球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5 年 1 月 1 日、第 5 版。

On-the-island and Outside-the-isl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of Tennis and Baseball of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ing-kuo Lin

ABSTRACT

“Competi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ports. In Taiwan, modern sport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practiced sinc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decades, how is the sports level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Sports of Taiwan are not simply the physical competitions; sometimes, they implied the significance out of playground. What is the special meaning of Taiwanese athletes’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on and outside the island?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above, we must observe the performance and real situations in the competitio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n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conducted by the Society of Taiwan Physical Education in 1933, tennis and baseball were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and players of these two sports were the majority in Taiwan, and they were popular with newspapers and media. The competitions were held regularly on the island and representatives were selected and sent to Japan for the imperial games. They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port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u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echnical levels of tennis and baseball, including the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on and outside the island, results of competitions with foreign teams, and the meaning of hol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se games.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baseball and tennis, and discusses tennis competiti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on the island, as well as baseball games with Japan, the Manchuria and Korea. In addition, it examines the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players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Hans and Japanese migrants and the aborigines, in sports games held both local and abroad.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sports in Taiwan, on-island and outside-island competition, tennis, baseball